增補文獻備考

二十六

共五十一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刑考 二

刑制 二

補 仁祖甲子誅逆賊李适韓明璉等同産舊例逆賊用極律者父與子坐誅弟姪及孫皆定配至是以适明璉之兇逆比他賊尤劇並同産皆處死○英祖戊申朴弼顯及乙亥朴纘新並用适例同産亦皆論罪

仁祖三年命議申純一緣坐當否

大司憲李貴䟽曰昔石奢爲楚昭王相其父殺人奢卽縱之自繫當

死昭王赦其罪使治事奢曰廢法縱罪非忠也自刎死李離爲晉文公理法官也過聽殺人自拘請死文公曰官有貴賤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受祿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亦不受令伏劒而死法者天下之公議在法當殺則石奢就縱父之誅在法不當殺則李離伏過殺之劒法施於人其不可輕重也如是臣曾以申純一七十四歲不當緣坐於其子之法冒瀆上聽而殿下因衆情之憤不欲枉屈國法臣之奉法不撓之忠竊庶幾乎石奢李離而緣臣無狀不能取信於 殿下安敢自爲憲長坐視國法之撓改乎從之遂不坐

補 五年臺諫請正平安監司尹暄失守之律 上不允臺啓將寢適貞

惠翁主因事入闕翁主乃暄猶子新之之內而 仁祖之姑也爲乞其
命 上曰朝廷之事當付公論予何敢低仰姑氏詣闕之後若貸暄死
則人必以予爲私翌日遂允臺啓

補 六年刑曹啓言李克誠殺人當死其弟克明自言爲首犯兄弟爭死
上曰死者人所共惡克明爲其兄自服此實君子之所難而薄俗之所
罕其原之以彰其善

補 特赦金成一等擅殺之罪虞候金俊民奴金伊夜入俊民家斫殘肢
體其子成一成九不爲營葬伺察賊魁動靜塲市中獲得金伊及其父
母手自屠戮使家人懸其肝于其父殯前而卽詣府自首潭陽府使李
潤雨光州牧使任孝達引前代復讐免死議轉聞于朝該曹請依大明

律杖罰條施行　上特赦之

補 七年四月　上親禴奉爵執事李天有誤觸而覆其爵　上命憲府擬律律差輕復命改擬大司憲張維曰律無定文惟祭享條玉帛不如法者差近之今以誤毀大祀神御物擬律則不亦過重乎藉令他日有墜爵毀破者何以加其律也　上命用初擬律

命至日停鞫從叅贊官鄭經世言也

鄭經世啓曰臣伏聞昨日鞫廳大臣以至日停鞫之意仰稟聖旨未蒙允兪云臣竊恨大臣建言未盡其意以致聖明之未及深察也臣等謹按易曰地中有雷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禮曰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

聲色安形性以待陰陽之所定觀此二條則聖人之所以致謹於陰陽消長之條可謂極其誠敬矣巡狩大禮也陽事也而猶且停之况用刑陰慘之事而可行於是日以傷初動之穉陽乎夏至之日五陽而遇一陰宜無所畏而猶曰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釋之者曰刑陰事也恐助陰而抑陽故不舉也况於五陰一陽之日其所以慎之又慎者當如何哉一日停鞫未爲失刑如曰討罪之擧異於常刑不可一刻停之以稽天討云則亦願窮詰以盡其情訊刑一節姑待明日何如

八年命申明關節之禁副提學鄭經世啓關節之弊爲今日痼疾公道之掃地私意之滔天悉由於此至於詞訟則尤是民生休戚之所係惟

以請囑爲勝負習俗已成恬不知恠此由國家無法以禁之也請申飭中外如有現發者照以制書之律從之

十四年監試二所擧子作挐罷場（補原本作三年今釐改）上命首倡儒生决杖充軍右議政（補臣謹按姜碩期十八年始拜相職名恐誤）姜碩期箚曰首倡者固有罪然决杖非懲治士子之律國家之優待士子非爲其人爲斯文也古者官府學校之用刑各不同者以此也從之

補二十三年七月羅州牧使李更生爲其官吏梁漢龍等所剌殊死不絕全羅觀察使尹鳴殷以更生積失人心致此變請罷其職 上曰賊徒未鞫先罷守宰適中其心命勿罷遣敬差官張應一鞫其黨誅之

補李德泂判金吾前後凡十年書必有天殃平心决獄八字于壁

上出入觀省

補孝宗己丑執義宋浚吉啓曰大君家奴作弊者不爲執付有司如使法不行於貴近焉用法官爲哉反正初鄭曄爲大司憲執　慈殿稤奴刑訊之今法官不能直推治而論啓已甚疲劣　上允之

補掌令宋時烈疏曰守令有過決杖還任待士夫不亦薄乎此法初行猶有知耻而棄歸者今則恬不知愧惟以保官爲幸守令主一邑風化而無耻如此不幾於導民以汚乎望革此弊

補元年義禁府將誅貪贓吏以誕日在明請退其期　上曰文具也卽令致法（詳見恤刑）

補備局啓曰禁府之坐月纔三兩日情犯甚重者無取服之期過誤微

罪者有旬朔之縶大小呼寃囹圄充滿此雖該府怠慢之故亦有拘忌太多而然也願自今凡刑獄詞訟其他關緊各司開坐上祀三日中祀一日忌辰從遠近行一兩日之外勿爲拘忌事令禮官稟旨定奪永爲應行之規實合事宜昔漢明帝除干支之忌事無留滯至書史册臣等敢煩啓從之肅宗庚寅下教見下

補領議政李敬輿箚曰賈誼所謂大臣有徒隸之心至喩也當時周勃一下請室誼之言如此廣州都督裵伷先下獄將杖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士可殺不可辱明皇極然而遂止叔季中主猶能待臣如此況淸朝士夫獨不可礪以禮節以徒隸遇之耶

六年黜吳斗寅爲北靑判官閔維重爲鏡城判官壽命內移時朗善君

僕隨率下人有犯禁者吳斗寅爲掌令摘治之閔維重爲持平自陪班將歸見牽馬者嘔血不能起問之則宮奴欲逞憾於吳斗寅之奴而誤中也維重曰此而不治法無以行於國即令搜捕宮奴嚴刑而斃之

上特黜之纔閱月內移

補 七年前承旨柳道三逢麟坪大君於叅判吳挺一家乘醉言辭謬妄郡守徐忭聞其傳說上變告麟坪擊牛會客事將不測 上震怒親鞫忭斃於杖下竄出其傳說者

補 九年捕盜大將李浣使其部將搜捕賊徒於寅平尉鄭齊賢家齊賢上䟽訐訴 上使政院召致大將而責之承旨沈光洙陳其不可以爲都尉 殿下之家人大將一國之重臣 上震怒及宋時烈與

光洙入侍 上曰吾豈私於都尉乎昔明朝斬其都尉歐陽倫如使鄭齊賢有罪則予猶可誅之矣聲氣益厲時烈進曰以部將之賤而能索盜於都尉家國之有紀綱可知此正可賀之事 上曰以無實之事困無犯之人不亦非乎時烈誦侯夫人教兩程語曰教子之道不可不嚴都尉亦豈保其無是事也 上遽命勿問

補 時有壽進宮奴斃於刑訊內史請坐刑曹吏正言吳斗寅以爲內官直請該吏罪其漸不可長啓罪內官

補 時有侍從官與人相訟使奴潛殺訟者沈之漢江刑判李浣發人圍其家執奴訊之卽服或以不得屍爲無驗浣多發水夫沈網而得其屍其人遂死 上下教曰予於是益歎卿之忠直咸陵君李澥拜浣曰此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此事非公不敢發非　聖上不能斷

補　顯宗元年載寧民金斗榮上變設鞫　上命援引諸人不必盡問先問其所因緣斗榮果服其誣罔遂誅斗榮被逮七十餘人命依　先朝例給回糧以逐其家財之見奪於金吾吏卒者悉推還之

補　九年命罪人出嫁女勿許連坐令中外鏤板掛壁從承旨南九萬之言也

十四年以廣州府尹李世華檢田差錯命决杖判義禁金壽恒箚曰在昔唐玄宗朝議杖廣州都督裴伷先張說言於帝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屬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奈何以皂隸待之乎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玄宗深以爲然今此世華之罪有難全宥則改施他

罰似爲得宜從之

補 臣謹按十四年卽癸丑而金壽恒壬子五月已大拜恐無爲判義禁之理且京畿量田在於癸卯而不在癸丑李敏迪家狀云癸卯廣尹金壽興當决杖而因敏迪論啓赦之恐是

肅宗元年申定公私賤娶他婢所生已贖者除良法

補 二年 上曰赦者小人之幸令番頒赦歲抄時守令灾傷罷黜准期不敘勿爲書入褒貶居中居下亦勿蕩滌

七年命施次律於明川寺奴山奉妻莫今莫今産子欲殺之被人救止問情則以爲丐乞中萬無保育之理不得已至此云監司尹堦以聞該曹覆奏言父母殺子女者受教中論以一罪此則已殺之謂也請以依

律文杖六十徒一年回移判曰父母愛子之心固是常情咸鏡一道素稱淳厚而比年以來習俗貿貿竟至以母殺子之域雖因禁抑未遂凶計原其心跡與殺無異不可不斷以一罪以正風教議大臣稟處

右議政閔鼎重議曰北關氓俗生子不舉者往往有之蓋出於生理甚艱無樂育之意今此謀殺赤子之變實是人理之所無宜　聖上之欲加極罪以懲頑俗而苟求其本亦甚可矜自上化下之道宜先厚生遷善使得復其本性漸以成習彼方冥然無知禽獸不若而欲以法正之則恐徒乖本律而無益於懲礪也況欲殺之子幸不至死尤不當用刑於常制之外姑以法意參酌施罪焉

八年前參奉申勉杖殺愛奉爲名者愛奉之妻玉禮不勝其忿打傷申

勉之額被傷十六日而死其子光斗訟于官玉禮及愛奉弟兩漢盡爲囚繫施刑刑官李翊啓玉禮擅殺應死之人本非死罪復其夫讎亦有可恕之道矣金錫冑曰玉禮既爲復讎則固無代殺之理而不告官擅殺自有其律不可全釋矣從之

九年【補】原本作十年今釐改 命依續錄處斷湖南罪人刑曹判書金德遠奏曰湖南有異姓從兄弟相淫者既已承服本道啓聞本曹當覆啓而律文則其罪乃杖一百徒三年頃年禮亨獄時因大臣收議大典續錄士族奸淫瀆亂風教並奸夫處絞之法有所定奪旋因伊時大臣所稟又以不待時處斷受教今此罪人亦當依受教處斷乎 上曰其時受教乃一時懲惡之意不必永爲定式也

十年命更定徙邊之律參贊官徐文重啓漏籍犯屠之類悉皆徙邊而
逃歸者皆死徙民古無放還之路故特重其律而今則並入於赦宥比
徙流無異而獨逃亡度數彼此不同者亦宜更定其制　上曰徙邊者
一逃猶死罪似爲太重三次逃亡方斷以一罪未知如何金壽恒曰徙
民逃亡斷以一律乃　祖宗重實邊之意而到今如漏籍犯屠之類因
一時定制全家入居者前後相續臣意法典所載外或因事目而懲勵
者更加酌定切勿讞議於赦宥之日則雖用一律不悖科條矣南九萬
曰徙邊之律次於一罪故一番逃亡則比本罪加等爲一律若於三逃
後始加一律則徙邊之法勿干赦宥凡有逃亡一犯卽論以死罪至於
漏籍屠牛之類更減其律俾無網密易犯之弊宜矣從之

教曰夫赦者小人之幸而古人至有以慎無赦陳戒其君者况今世降俗末人心薄惡尤不當輕施無前曠蕩之典以啓奸人僥倖之心矣予頃於大病纔瘳之餘徒知慰悅之是急罔念後弊之無窮有所混放之舉至今思惟追悔何及旣已蒙宥經年之後雖不可還收推覈而若或因一時非常之特教爲日後應行之例則其弊有不可勝言其令有司之臣切勿援例永爲定式以嚴懲惡之典

補先是戶曹叅判徐文重疏言律文中父母之殺子罪止杖徒其意盖有在而 先朝受教父殺子兄殺弟而事係故意者論以一罪欲懲其殺子之惡而反與弑逆之罪同歸殺死則其所以重其律乃所以亂其倫也收議大臣領府事金壽興議曰以父母而殺其子豺虎之不若則

只施徒配誠有可疑古人制刑之意必原於天倫故卑幼之於尊長尊長之於卑幼施法之輕重自別　先朝之斷以死罪雖出懲惡之意而恐有違於尊卑截然之義　下教曰父母殺其子者自今一依律文施行如有情節痛惡不可不別樣處斷者隨時稟定

命朝士推考自政院舉行刑曹判書朴信圭奏曰以內需司手本朝士推考每直下刑曹事體未安　上曰此乃古例也所奏如此自今令政院舉行

十一年大興山城別將失庫銀數百兩疑庫直之偷出先訊其十二歲兒子取服後以此立證又傍服其父移送捕廳捧招入啓下於刑曹施以處斷之律南九萬箚曰以子證父大關綱常請責罷山城別將捕將

刑曹堂上　上以爲其間亦有先後輕重之別命別將罷職捕將刑堂從重推考

補十二年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南九萬以爲三法司禁亂本欲規正風俗而三司皆以收贖充其用度故最爲都民難支之弊名之曰禁亂而先有收贖充用之意安有正風俗之理乎取考三司一年支用之數則常時屠肆贖木其數甚多憲府則有推考贖木刑曹則有奴婢貢木漢城府則有戶籍作木雖非禁贖自可繼用矣或値牛疾停罷屠肆之時用度無他出處如此之時自戶曹計其應用之數別爲劃給而但禁亂之制不可以有弊而全罷今後則使之詳審於出禁而犯禁者只令從重決杖其有不得已收贖者則使戶曹捧置贖木三司若有用處自

戶曹計數以送爲宜戊辰四月磨鍊三司用下數爻別正禁條節目成式矣至己巳二月左議政睦來善右議政金德遠以爲地部經費逐朔劃給於三司決是難繼之事還罷之○其後左議政李頤命啓以三司禁亂不但在於行法取其贖錢以補需用而法旣不行錢又不爲公用徒使禁吏貽弊招怨甚無義也至於憲府則臺閣事體與他自別出禁收贖極爲苟艱此則自兵戶曹磨鍊員役料布差下而禁亂被捉之類只爲治罪懲礪實合事宜而商確稟處何如 上從之

領議政金壽恒啓曰日昨尙方吏自差備門治罪此雖前例非宮府一體之道也有司以法治之國體宜矣 上曰此乃前例予亦循用自今付之有司而治之可也 補 原本作十四年恐誤

(補)十七年備忘記令布告中外有曰夏禹之世功成治定黎民皞皞而猶以不若唐虞痛自刻責至於下車泣辜至誠惻怛之意藹然乎辭表千載之下有足感動者嗚呼今日國家之屯艱惟其棘矣氓俗之乖敗亦孔棘矣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漫不知爲何事悖倫亂常日加月增耳聞目見罔非驚心不圖湖西又有父殺子之變噫父子慈愛天賦之常性無貴賤同得彼雖蚩蚩忍爲此至不忍之事豈無所以哉魯論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旨哉言乎藐予小子無才無德臨小民今過一紀而曾不知以德禮先之一之使民日遷善但欲以法制刑罰苟冀其遠罪是持其末而不揣其本也由是觀之吾民之不自愛而輕犯法實由於導率之乖方寡昧之痛心

奚但大禹之泣辜而已哉咨爾大小民庶體予反覆誥諭之至意感發本然之善心盡其職分之當然一日二日各自激勵則於變時雍之化豈特專美於唐虞

補十九年 教曰昔宋臣李沆曰人臣密啓非讒則佞誠萬古格言也日昨臺臣以捕將拿問事有所論啓矣卽者內官崔尙仰爲捕將伸辨事陳達而語意綢繆似有來脈故嚴問則果稱李德屹因大將言欲達天聽故陳啓云此路一開日後曲逕密啓有不可勝言而其流之害將至於國不爲國不可不嚴加隄防內官崔尙仰書題李德屹並邊遠定配

二十二年命定私鑄者舍置之律 教曰天下事太快則反有病日前

筵中私鑄舍置者定律也諸臣所陳多異同而大臣力言當置之死夫
以殺人論之必加功然後罪至死私鑄者旣以殺死論而舍之者亦死
無乃太重乎更定以次律同謀分利者以一罪論斷
敎曰大臣以刑曹訊杖太歇難以取服爲言而禁府刑曹杖法自有定
制法杖之用以柳木者盖有意也法司刑杖與鞫廳有異鞫獄之外本
無一日累次之刑豈可以難於取服遽變杖法而爲嚴酷哉此論若行
易歸變更此路一開後弊無窮且大臣以服念要囚不易旬時爲言而
凡罪四必待其輸情然後方可致法豈可以時日之久近爲慮乎雖以
逆獄之重未承欵之前不得致法例也若或一有變改則日後之弊有
難勝言矣但當謹守　祖宗成法不可容易變更也

二十四年頒受教輯錄 補 詳見刑書

二十六年淮陽府使俞信一以儒生李友白犯其前導棍打殞命信一因此就囚以友白之死歸之於染癘禁府請行查江原咸鏡兩道乃得杖斃狀諸大臣以爲不拘獄體只就其情節而斷定恐有後弊爲言上不聽特命依律處斷政院又繳奏　上判曰俞信一棍打科儒之事渠旣自服李友白之死於辜限之內亦已明覈而今乃拘於檢驗之未備有所輕重則使死者幽明之寃何由得雪仍記昔者　孝廟朝有李曾以縛人沉殺之罪竟致杖斃而信一獨逭刑章則曾必寃於泉下矣使信一生出金吾之門是無法之國　祖宗之法予不敢撓改信一竟死於獄

補二十七年　上詣社稷兩壇行祀訖將還宮歷御義禁府虎頭閣慮四大臣禁府堂上政院三司並入侍判義禁金構持文案以進　上曰親臨爲科獄故也其先問之仍命承旨問吳碩夏洪受禹宋晟李聖輝金麟至朴泰晦李秀哲李道徵俱持前說不肯服　上曰親問之下亦敢隱諱情狀絕痛仍囚嚴刑其餘囚者重則仍囚輕則或遠配或徒配或削職或罷職或仍職出獄者四十五人議罷遂還宮

二十八年補實鑑作二十七年教曰烽火有國所重而乃敢稱以抱冤有此僞舉情狀絕痛若不別樣處斷日後之弊不可勝言梟示警衆盖以此也第念蠢玆鄉兵不知其當死有此妄作而遽施軍律有乖於三令五申之道特用寬典並減死島配從今定制凡奸民之稱以訴冤僞舉烽火驚

動人心者勿論烟臺與他處一並梟示以嚴軍律

三十年命議　孝陵失火罪人定律

領議政李畬議曰今此朱命哲所犯固可謂無知妄作而至於　國陵之至嚴莎草之易燃則渠以本　陵守護之卒雖極愚蠢豈有不知而潛自煽火於曲墻之側以致生變延及　陵上則不可泛以失火延燒爲斷但其本情非出於設計作變與前日　章陵放火罪人故犯者誠爲有間若以好生之德特寬收司之律則不害爲欽恤之道從之

三十二年補寶鑑作三十一年教曰治獄所繫皆士夫也雖有罪下吏朝家待之宜乎有制而遣親喪而不得自盡人子之至痛如何此正爲人上者所

宜惻然動念處也自今定式死四外限成服保放

補 三十三年 上曰大臣身犯惡逆者外雖有罪犯禁府拿問則非矣甲戌睦來善有拿問之事此則其罪狀既重安置竄黜無所不可而至於拿問則不可日後之弊亦不可不慮此後大臣雖有罪勿爲拿問事定式施行此傳教出於舉行條件可也

三十六年 教曰自今凡刑獄詞訟其他緊關各司開坐上祀三日中祀一日忌辰從遠近行一兩日之外勿爲拘忌其諸祀亦參酌定限永爲應行之規

三嘉出身洪邦弼爲人所殺其妻崔氏與其女洪氏積年伺便手刃報仇道臣以聞 上教曰崔洪兩女意在必復終能伺便手刃又詣官自

首其凜凜節義無愧古人此不但特原專殺之罪而已仍令議大臣判府事李濡左議政徐宗泰皆言依法專殺後弊可慮旌閭之擧有難輕施特令給復以示優嘉從之

三十八年【補】寶鑑作三十七年敎曰內需寺之獄如漢北寺獄流來雖久心常未安自今罷之

三十九年守令虛錄還上者皆令十年禁錮後官之不爲發覺者兼官之一時磨勘者亦同律領議政李濡以爲太重請減以五年又曰五六石虛錄者亦施此律太無斟酌於是定式十石以下並勿論後官不爲發覺兼官一時磨勘者並徒配勿揀赦典

命私奴連二代入屬軍役者爲良民知事閔鎭厚曰私奴叛主連二代

良役者稱良民而故相臣鄭太和以爲所謂二代卽指終身應軍役者而其始爲投屬及自今立訟者不當入於代數之中若並計此則實爲四代云臣爲刑官時輒用此例而聽訟矣但此無明文故外方則以年數不多而父子入屬軍役者皆稱年二代良役而決給云是宜定式從之

命議命正基妻泰英離異當否禮曹叅判閔鎭遠議曰泰英性行不順訐訴其夫人之所共惡也擬以七去固無不可第聖人旣垂七去之訓其下又有三不去之語欲使後之爲家長者叅情理酌輕重不失忠厚之意非若國家典法之一定而不可撓也且去者其夫去之也離異者朝家使之離異也今日泰英之離異當否宜以國法爲主按大明律妻

妾毆夫者條曰凡妻毆夫者杖一百夫願離者聽今之言當離者皆引此爲言泰英雖悖未嘗有毆夫之事則此不可謂當律也况其夫旣死離異二字元無可施朝家事體今何可創設無於法之法乎命依議

教曰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論語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奏讞之際不可不詳愼予觀漢宣帝勿治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之詔此誠前代之美意也且考法律亦有謀叛反逆外子孫妻妾奴婢告父母家長者處絞之文而近觀外方刑獄文案事不至重大而或使子孫證其父母祖父母妻妾證其家長殊甚無謂不可不申飭但父子俱犯妻妾同惡者不可不一體推治且外方獄囚至有累經年歲者若其疑獄難决者監司即爲啓聞以請裁處如其不

然則須速處決事申飭各道

英祖元年命公私債勿爲徵族

補九年 上親臨鞫囚按獄之臣請令捕廳先問罪人得實然後上于金吾 上始難之按獄之臣固請 上不得已從之有頃悔曰罪人訊于秋曹上于金吾固也今治盜之廳反爲治逆之廳捕廳遂成金吾之幕府此路一開後來搢紳難免其禍也亟寢前命以爲後日法

補上講國朝寶鑑 敎曰寶鑑府史胥徒之告其官長庶民之告其守令監司皆有坐而近來上言之類語侵官長者甚多子弟之爲父兄訟寃者容有可恕其餘毋論輕重一切勿施

十二年安邊府殿牌作變罪人初命下送本道正刑因大臣議自王府

依前舉行

左議政金在魯議曰遠方愚氓孰不知殿牌作變之爲死罪計急於逐守令作此窮凶之舉今雖自京正法本邑之民自可知守令之晏然設或下送本道傍近一二邑猶或聞之一道之内未必盡知况他道乎與其警動一道而止曷若警動八道尤爲嚴重乎承欽鞫四之不即正法還畀本道輕重失序聽聞有駭伏願深思獄體亟寢成命從之

補十七年命儒名者勿施治盜刑著爲令

二十年 教曰梟示之律初無遲晩納供之事云雖有寃其可復言乎此甚可矜此後雖一罪必以律名先爲言及後始捧其供使罪人曉然

知其律名以此行會八道可也

除全家徙邊律改以杖徙　教曰予之創律亦多矣如己酉儲置米等律豈非太過乎今則全家之律無用處雖在　先朝受教而此是自下啓達者其中過重處改以杖流唯當於情法可也 肅宗戊辰丁酉次第減定若干條至是盡除本律改以杖流

頒續大典 補 詳見刑書○原本作二十二年今釐正

二十八年　教曰子曰使臣以禮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今因而乃覺此後關係鞫獄外定配物故中宗勳之臣及文武蔭下大夫以上曾經侍從之臣勿爲檢驗事載於受教

三十二年 補 原本作三十一年今釐改 命　章陵失火罪人李金聲減死島配

教曰李金聲持火繩遊戲莫重之處有此延燒律文雖不故犯放火亦爲一律則渠焉敢免也觀其爲人身不滿尺餘問其年則亦不過十三此正律文中取自上裁者也特爲減死島配李鳳齡身爲齋郞至敬之地許入砲手求索雉獐使其孫得火繩致有此境尤涉痛駭康津縣勿限年定配砲手及入番軍人不謹守直亦不直告幷令秋曹定配嶺東

三十三年命啓覆罪人卜道咸減死定配道咸北民也妻不順繼母道咸敺之致死諉以自縊　上覽其案　教曰子爲繼母而打其妻母爲其子而滅其痕爲不孝之婦償命其夫豈王政乎特命減等

三十五年諭金吾秋曹兩司曰噫作法於凉其弊猶貪况人君以法御下若隨意低仰人何能措手足昔之文帝太宗漢唐中主而除肉刑除

笞背法予之除壓烙意盖此也我國用法一則大明律一則大典其後或有一時受敎者法司仍以爲用律官因此低仰公私凋狹一任在下有勢者雖重能免無勢者雖輕被律所謂續大典由此而成也噫於杖於配其雖凋狹不甚關也於一律何大抵一律正法卽有司之事軍門梟示卽行陣之事而噫彼戊申逞牒所無用兵於外扈衞於內故不獲已用此其後仍以爲用者多且不待結案正法之事卽庚子以前所無之事一番行之仍以爲例非徒不待結案以一傳旨正法此大明律攸載乎此大典攸載乎噫戊申乙亥凶逆之輩雖用此法固不足惜日後爲君者因使氣而爲此爲臣者因黨私而爲此吁嗟流弊卽我導之思之及此不覺懔惕且非徒不承欵而物故至於未及結案而物故者古

無追律之事目今世道或有小人挾私吹覓其用此法不過一論啓之間可不懍然自今事係王府秋曹者不待結案正法軍門梟示傳旨正法追施其律等事一並除之噫昔之人猶戒開荊棘白首暮年豈不爲一國而立萬世之法乎按律用法其猶足也況法素無者乎國之興亡惟係乎此遵則興不遵則亡將此下敎大書刊置永垂于後

敎曰頃者綸音有遺漏者此後鞫問人勿爲兼問於捕廳事永爲定式雖應坐之類名係璿派者勿爲奴婢事一體受敎該府同刊綸音下段

補 四十三年　敎曰雖所關莫重不爲以子證父國朝深仁之法而今則雖不過一時推捉者爲其子弟代囚其父兄者多此予則曰大關倫理若此柳下惠代盜跖而被囚乎予不下敎豈扶植人倫之意哉此後

關係一律外自有子弟亦有近屬以子弟之故父兄替四一切嚴禁分付中外咸知予重人倫之意再昨下教今日下教令中外特書卷冊名曰丁亥受教永久遵行

【續】四十七年命設申聞鼓國初設申聞鼓使民抱冤者擊鼓而登聞其法癈已久矣　上因語及寶鑑遂命復舊如有鳴鼓者兵曹啓下刑曹推問定爲式太宗朝事見上

【續】御製　英祖行錄曰　王晚年悶旱御興化門錄囚命釋當死者幾人　教曰予雖爲此後嗣王决不可法也

【補】續大典　依大典用大明律原典續典若有當律者從二典○詞訟衙門决訟公事每十日錄啓决訟月日每朔具移本曹考勤慢處之京

外官獄訟趁不處決滯囚經年者查問罷職○議政身犯惡逆外勿爲
拿問朝官犯罪被推於本曹司憲府司諫院而應囚者並啓移義禁府
堂上譯官本曹毋得推治內侍有罪者啓聞囚禁犯死罪先囚後啓正
科出身及東西班正職外如納粟軍功常賤出身之類勿爲移義禁府
落點別將與僉使萬戶有異本曹推治○大典直囚衙門外備邊司捕
盜廳直囚其餘各司及軍門並移文本曹囚各司笞五十自斷重罪外
勿移文囚禁祿官錄事將校之正妻毋得囚禁凡囚禁人直舉罪名懸
錄囚徒其泛稱犯罪者本曹勿施如誣以他罪枉囚現露則當該官員
罷職各衙門拘留人之弊一切防禁非大段公事則本曹京兆亦勿拘
留諸宮家私着庫拘留者入啓論罪犯馬犯禁外因私事拘留知家者

亦禁斷○凡刑訊一日一次推鞫毋過二次凡關係惡逆誣上不道者外勿爲設鞫文字問非直犯惡逆則抉摘揑合毆之於犯上不道者一切禁之○婦女身犯大逆自主陰計緊援逆招者外勿問○擧兵逆魁兄弟妻妾並坐誅逆賊父年八十者減律絶島定配二三歲兒應在流放者勿爲定配爲奴則不在此限宦官養子遠地定配○綱常罪人結案正法後妻子女爲奴破家瀦澤降邑號罷守令縣令以上降縣監縣監勿革而序諸縣之末限十年復舊結案後徑斃者一體論○凡獄訟子之於父弟之於兄妻妾之於夫奴之於主設有可問事勿爲證質○凡子孫告訴其祖父母父母者勿辨曲直依法論罪以明彝倫○罪人原情口傳取招勿許文字書納○常賤出身干犯重罪平問而不服則

本曹啓稟刑推外方出身勿論常賤士族觀察使直爲刑推○京外執法之官按罪之時如有罪犯一律者雖情有可原必啓稟處置毋得擅斷減死○原從功臣非死罪勿項鎖栲訊時啓稟○凡擬罪時功臣子與孫綱常贓盜外杖流以下許贖而曾孫以下某朝某功臣付標以啓功臣子與孫雖工商賤隷栲訊時啓請原從並同○孕胎女除刑推收贖○凡罪人酌處未出獄而臺啓爭執者不得發配已發則前進金吾椿棘罪人及正二品以上都事押去其外堂上書吏堂下羅將押去本曹罪人徒配以上京驛子押去次次交付配所○絕島無官守處及江華府則罪人勿爲編配黑山島等極惡地特敎外勿爲定配濟州三邑人流配者三邑內互相定配而北道罪人犯參禁者外道內江邊邑互

相定配江華府流罪以上直斷○凡徒流付處安置定屬人本曹置簿他司及外方定配罪人亦移文本曹置簿憑考檢擧京外罪人到配後該道觀察使擧其姓名及到配日子狀聞○外方死囚各邑同推每月三次距巡營六七日程則二次○凡死罪啓覆秋分後承政院即爲啓稟以九十月內擇日擧行而罪人行刑則必待季冬啓覆後立春前如有追發罪囚則稟旨追覆○凡京外官推考各其司直捧公緘照律始啓奉傳旨推考則勿拘傳旨須原情取招凡推考緘答在京官人三度抗拒後收職牒進來推考又不遲晩則啓請刑推外邑守令三度抗拒則啓請刑推並移義禁府處置司憲府推緘捧傳旨後過三十日未勘者移送本曹照勘○罪人行刑除大祭齋戒日中祀以下非親行齋戒

日勿拘薄昏行刑有乖法意依夜未明例待朝行刑○外方奉使者正
二品以上及議政府司憲府官外毋得用刑○曾經朝官人觀察使節
度使毋得刑棍軍務則狀聞後決棍○雖奉命使臣以私事殺人者亦
償命京外官吏法外用刑者雖邂逅致斃勿爲分揀其聽使下屬不坐
大典濫刑殺人者永勿敘用乃終身禁錮之意歲抄勿爲書入各邑鄉
所軍官面里任等笞杖殺人者出於私意則斷之以法出於公事則覈
其濫刑與否而酌輕重定罪色吏勿論公私一依平人相殺例處之○
竊盜外足杖者軍務外用棍者守令之用圓杖者私門之用刑者並以
濫刑律論各營褊裨用棍者繩以重律○重四外輕罪而病重者月令
看審報典獄官典獄官報本曹保授姑放禁府罪囚則月令直報本府

啓稟保放○死囚外遭親喪者限成服保放定配罪人遭喪者給暇歸葬過三月後還發配所○凡罪人栲訊嚴刑別判付外並循例刑推○賊人破獄逃躱者待本罪承服依律斬刑獄鎖匠符同脫枷逃躱者依治盜例取服後啓聞斬越獄罪人他司囚發告者減死定配○殺人在逃者不分首從依大典捕盜條論賞許接戶首依藏匿罪人律論○濟州三邑人逃移他境者科罪即還原籍許接人杖一百流三千里○三法司毋得在家出禁昏夜出禁京城禁標外出禁○擊申聞鼓者刑戮及身父子分揀嫡妾分揀良賤分揀等項四件事及子孫爲父祖妻爲夫弟爲兄奴爲主其他至寃極痛事情則例刑取招此外並嚴刑啓達勿施○遇荒年則本曹取旨行移該道凡推奴徵債等項一切停止○

凡殺獄檢屍京則當部官外則地方官親往檢驗後立案成給初覆檢
實因若有疑端則京則漢城府堂下官覆檢刑曹啓稟發遣郞官三檢
外則觀察使定差員覆檢同道內剛明守令查治其難決者啓移本曹
稟處○凡田民聽訟各有該掌或一道文記內田民並付則勿爲分掌
並聽理凡久遠田民相訟一定大小限施行大限六十年小限三十年
大典五年三年之限以月計續大典六十年三十年之限以年計○京
司不由巡營兵營而直關外邑者論罪五軍門軍務捕盜廳譏捕則直
關○諸上司及軍門如有分付五部之事必關由漢城府施行外方監
色京司毋得推捉○決訟該用紙家舍得決瓦家一間二卷草家一間
一卷斜出則瓦家一間草家一間十張空垈四間准瓦家一間田地得

決則十負二卷斜出則一卷奴婢得決一口三卷斜出則一卷皆用楮注紙毋過二十卷

續正祖二年　上以王府訊四時罪人直招後刑杖準次有乖審克之義命自今未準次直招者停刑以聞著爲式

續又　教曰唐宋皆五日一錄囚我朝之十日一錄殊非古制此後五日一錄以爲式

續三年飭律官之不識法律者

正言柳孟養啓律官之分送營閫以其能解律文平斷獄訟之意而近來此輩一從座次專不擇送不識法律輕重潤狹惟意所欲請飭作奸現發者嚴繩差遣行首律官亦爲勘罪從之

續七年命禁府刑曹所決獄案抄其肯綮月終錄啓每年季朔都成册子以啓著爲式

續九年命各邑逃亡罪人跟捕年限自十五歲成獄後逃躱至七十五歲者元文書頉下雖非十五歲成獄者逃避後計年至八十歲者亦頉下定式

續十四年飭諸道伯嚴戢私掘露棺之弊

續十七年掌令姜鳳瑞濟州人也疏論牧使李喆運竊穀虐民之罪上以土民劾地主有關風化投畀鳳瑞以校理沈樂洙爲御史往覈之喆運坐謫

續十一月命婢夫之向妻上典情犯絕悖而因治罪邂逅致命者勿成

獄

【續】十九年命大臣臺諫與聞於一律獄事著爲式

【續】純祖十年六月命重囚見失邑守令勿先論罪臨時稟處依左議政金載瓚所啓也

【續】二十六年六月命禁府照律啓目枉殺贓汚外必付功議

右議政沈象奎啓禁府照律時以啓目勘處則付入功議以草記勘處則功議不付入而若有功議區別勘處之下教則草記亦以功議付入其法典之不得付入功議者即枉法殺人及贓汚條而贓汚亦有大小故 先朝癸丑收議於大臣以灾結百結以上犯用還穀千石以上犯用爲不付功議之贓汚近年以來時四功議或有付入不

付入之時云如是則法例自有出入而甚非廷尉當之義也請自今法典所載枉殺贓汚兩罪外照律啓目付功議以入從之

續 三十四年六月命二十兩以上民訟勿許部官聽理

續 令 上八年命守令之私罪照律必以本律照勘後公罪施行定式

續 十年命自今非時急罪人勿於武橋用刑

續 三十年八月定官員懲戒例

一曰譴責二曰罰俸少不下一個月俸十分之一多不過三個月全俸三曰免職另添監禁一條公罪最重者不宜監禁而止增徒流二條

續 又命大小官員私罪與大小民人裁判之權盡係法務衙門則從玆

以往自掖隸以下至各府衙及各官所屬各營兵丁有犯於民事刑事者直行戢捕隨即公移從軍國機務處啓請也

續又命大小罪人之被係于警務廳者勿許不由法司裁判徑行處斷

續十二月命大小罪犯擬斷皆以懲役分等科治

法務衙門啓凡係大小罪犯中如賊盜鬪毆干犯詐僞等罪之從前以笞杖徒流擬斷者皆以懲役分等科治恐合時宜允之

續三十一年三月法務衙門奏近地定配甚屬解弛未爲懲戢從今近地定配勿施犯私罪者叅互輕重付之罰金免職監禁島配懲役死刑而公私罪笞杖收贖每箇倣雇丁一日雇錢定之

續三十二年定裁判所搆成法

一曰地方裁判所二曰漢城及各開港場裁判所三曰巡回裁判所四曰高等裁判所五曰特別法院詳見職官考

續法務衙門奏言各犯四勘處之時先議處後照律雖係審愼反涉煩屑從今議處照律請使之兼行允之又奏言犯罪官員照律之付以功議者特出於朝家軫念然以先代功議至減罪犯有欠公法從今功議之例公罪外請廢止允之

續四月定流刑分等加減例

一等流終身二等流十五年三等流十年現行刑律流三千里者流終身流二千五百里者流十五年流二千里者流十年

續命特別法院犯人酌量情狀輕減一等或二等

續 定懲役處斷例

通常犯罪之應徒流刑者換以懲役流終身者役終身流十五年者役十五年流十年者役十年徒三年者役三年徒二年半者役二年六個月徒二年者役二年徒一年半者役一年六個月徒一年者役一年○國事犯罪人用流刑其徒刑則亦換以懲役而免其就役

續 命監留營及他地方裁判之不服上訴者自高等裁判所受理審判

續 五月命勅奏任官犯罪者令高等裁判所審判

續 命文武官員犯罪者除議親及公罪外勿爲奏請

續 三十三年定刑律名例

刑律一曰死刑二曰流刑三曰役刑四曰笞刑○死刑處絞○流刑

分十等終身十五年十年七年五年三年二年半二年一年半一年
○役刑分十九等終身十五年十年七年五年三年二年半二年一
年半一年十個月八個月六個月四個月二個月一個月二十日一
個月十日一個月二十日○笞刑分十等一百九十八十七十六十
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該處死罪者宣告後上奏裁可執行罪人
逃脫或有刧牢之患不在此限○漢城及各地方各港塲裁判所人命及強盜獄案
自法部先許其處刑而每月終都聚上奏○流刑施於國事犯人應
役刑十年以上者○國事犯處流刑者必經上奏雖非國事犯或經
奏裁役刑換以流刑○國事犯應三年以下役刑者但監禁而免其
就役○國事犯處役刑者必經上奏○國事犯外役刑以下法部大

臣及裁判長各裁判所判事直斷○各裁判所所在應役刑終身以
上者必待法部大臣指令宣告○特別法院犯罪者役刑以上皆宣
告後上奏經裁可執行○國事犯外酌量所犯輕重役刑得收贖○
役刑一年以上者並施笞刑○笞刑只施於輕罪○酌量犯人情實
笞刑亦得收贖但倫常風化所關者不許收贖○收贖例笞一度役
一日銅錢各一兩四錢○酌量犯人情狀本刑或輕減一等二等○
獄具一曰枷二曰鎖鐵三曰鞭箠枷與鎖鐵施於獄囚之頑悖強悍
慮有逃脫者其老弱及婦女不得施鞭箠施於訊問之場抵賴推諉
呑吐不實者鞭箠之輕罪過一十度及重罪過二十度者過一日一
次者過一人三次者施老弱及婦女者並以濫刑論○勅奏任官犯

罪者及國事犯所關者摠於高等裁判所受理審判其在各地方之國事犯關係稍輕情節不明者或承法部大臣指令自各該附近裁判所審判○官員犯罪者勅任官先奏後拿奏任官先拿後奏○從前法律之抵觸於本法律者並廢止

續三月定官員補外法

勅奏任官員新任及在任時稱托占便及趨時窺避者補授外官事務則如常執行而一個年內不得陞遷解任

續五月命各裁判所人命及强盜處死刑者自法部經奏裁可後許其處刑

續光武二年定依賴外國致損國體者律

勿論官人或平民趁附依賴外國人使之損國體失國權者　向外國政府暗請本國保護者　漏泄本國秘密情形於外國人者　外國人處借欵雇兵賃船礦山鐵道田土森林漁採製鹽等認許及軍艦其他公用物品機器托造或購入及顧問官補佐員雇聘等事其他一切契約合同不經政府會議准許而擅行或居間通辯者　因外國人紹介圖得官職者　將外國情形恐動本國從中挾雜者　不經本國政府特准藉托外國入籍者　除各國約章內所許地段外將田土森林川澤潛賣於外國人或附從於外國人借名詐認者　或於借名詐認而知情故賣者勿論已遂未遂並照明律賊盜編謀叛條處斷

續三年除雜歧官外曾經文蔭武正三品以上及堂下守令官制更張之後勅任或奏任未得敍任而有犯罪拘掌之時從二品以上則以勅任待遇正三品及堂下守令以奏任待遇

續四年更制斬刑施於 皇室犯及國事犯而附加籍產絞刑則施於他罪之至死者

續七年定私鑄之律

僞造紙幣及印紙金銀銅貨者絞助役人減一等設械未行者役十五年知情而輸入或行使者役十年 僞造物收受後認覺其僞造而行使者笞一百 時用金銀銅貨故意剪剜薄小者役一年鎔化者役一年 以他物鼓鑄僞造金銀者役十五年僞造赤白銅者役

一年　本法律揭載外一應物品贋造者及品質不實者笞一百計

贓重者准准竊盜律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刑考 三

贓律

【補】百濟古爾王二十九年立犯贓之禁凡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徵贓禁錮終身

【補】高麗明宗八年分遣察訪使于諸道黜陟官吏械送贓吏于京皆罷其職坐贓落職者九百九十餘人悉皆錄籍於是共出銀五十餘斤賂鄭仲夫求去其籍會仲夫敗而未果自是大賂權貴請去之猶未得至十一年用事者指言天譴因冤濫所致下詔原之臺閣無一言

補 十六年制曰比來守令刻剝其民無所畏忌人不堪苦流離日多予甚悼焉惟爾有司痛懲貪吏以戒後來如有誅求於民招受賄賂者所受雖微皆從重論

本朝 太祖元年分遣按廉使贓汚廢職者監禁申請以明予信賞必罰之意

補 世祖十年 上語尹弼商曰 祖宗朝雖有贓汚敗露者亦未嘗置諸重典而予則當撥亂之際不得不用重典今若徒遵 祖宗寬典而欲求治安清泰其可得乎

補 經國大典 士人犯贓者錄案移吏兵曹司憲府司諫院○贓吏子及孫勿授議政府六曹漢城府司憲府開城府承政院掌隸院司諫院

經筵侍講院知製教宗簿寺觀察使都事守令職

補成宗朝右議改尹士昐下獄死士昐 貞熹王后弟也奉表朝明持宮掖之勢有黷貨之誚還到義州書狀官權景祐盡收其貨以聞 上下士昐于吏擢景祐爲從官 東朝亦不敢丐其命士昐以憂死

補許篈曰 成廟朝造紙別坐某以一張官紙與所私之女坐贓久錮 上欲赦之問左右曰某已棄其女乎對曰未也 上曰以一女之故得汚穢之名有人心者所當痛悔速改而今不改安用之遂不赦

補中宗十四年副提學趙光祖啓曰 成宗朝尙寬厚之政至如奸贓之罪或多寬之賄賂之行盖始於是時也在 世宗朝如萬戶等官亦

皆以廉潔相尙士習之邪正治道之汚隆因此可見也今世此弊雖未至甚必須隨事痛治之少有所犯使不得立朝則人知可畏而各自砥礪矣

明宗三年 敎曰 先王朝贓法甚嚴今則不然貪風日熾民受其害事露者不可不痛繩以律

補宣祖十一年校理金誠一入侍言及權臣受賂之事曰不謂聖明之下亦有此事仍陳貪風大盛苞苴顯行之弊 上厲聲問之誠一卽一一歷擧左右爲之縮頸後 上又臨筵問曰近來廉耻日喪何爲其然耶誠一對曰有身爲大臣而亦受人賄賂廉耻之喪無足怪也左相盧守愼避席伏地曰誠一言是也臣之族人爲北方邊將以臣有老母寄

以小貂裘臣受而遺母矣　上曰臺諫直言大臣引過可謂兩得之矣在廷臣僚能相責礪如是則其於爲國乎何有守愼出而謝誠一日古道復見於今日非公其孰能之時人兩美之

補李珥曰國法贓罪甚嚴與受者同律我國守令非國穀無他物大抵守令之贈遺皆不可受也

仁祖九年金尙憲八漸箚略曰昔宋太祖以忠厚立國而至於贓吏不少容貸唐柳公綽家法仁厚而亦稱其不貸贓吏斯豈非後世之法乎伏願　殿下凡贓吏獄辭勿許輕議其現著無疑者其身則繩以法律子孫則禁錮仕路則貪猾之徒庶幾懲戢焉　上嘉納之

肅宗十九年　敎曰予聞欲保良民莫如先嚴贓法雖以宋祖之寬厚

立國獨於贓吏無所容貸而我國贓法最爲不嚴前後守宰之犯贓就理者或因赦倖逭或行查白脫無一人依法抵罪者噫烹阿之鼎不設於庭而貪汚之吏日事橫斂民安得不困乎自今以後必須嚴立贓法毋有撓屈是亦保民之一道也其令王府稟旨舉行

二十五年減李祥輝死定配先是禁府令本道查祥輝所賂米之爲月俸與否及查報至禁府引　先朝全州府尹李延年私用月俸參酌定配之例讞奏之　上下大臣議大臣曰私用月俸係是不法不可不定式禁斷而未及定式之前只以法無勿問之文斷用贓律未免異同於李延年事　上有是命

補二十九年　下教政官曰贓吏河海雲李文海尹以寬崔益堂等負

犯至重而予之不從臺啓特以赦宥之後不必更罪也然或調用如舊則人將無所懲畏更勿備擬於守宰之望

英祖十八年　教曰懲貪之法國之所重而近來漸弛諸道査報每歸白脫該府讞議亦多從寬將何以祛民弊乎曾經侍從之臣犯贓汚被禁錮則雖解錮叙用勿復淸職以示嚴懲之意

補續大典　御史書啓貪贓被論者觀察使親按啓聞勿委査官該道査啓雖見脫事理重者義禁府覆啓更査　貪贓現著者勿論守令邊將職秩高下雖値大赦勿爲錄啓

二十七年　教曰或特配關係贓吏則雖多年後大臣外爲方伯者或稟而無直置于放令則此事蕩然此後更爲嚴飭特配貪吏則不稟置

放者自該府非徒勿施當該道臣施以制書有違之律

三十五年減安相五死刑推島配　教曰贓法無則已有則相五豈逭王法噫前後名登御史書啓者皆巧作名目因査白脫法官曲循巧飾而禁網亦疎濶雖十倍相五者律不過杖配禁錮若干年亦蒙蕩滌非徒不準法往往復爲字牧可勝歎哉特貸本律大靜縣終身禁錮

續 正祖十七年司直鄭民始奏法典本無犯贓之律凡有贓吏直斷以監守自盜律令犯贓者未有不滿四十貫者過此數則雖千萬金亦皆同律請令法官議于大臣隨贓多少定律輕重　上令金吾指一稟處義禁府啓災結私用羅穀立本者輒歸之挪移而照律故法無所施災結私用百結以上羅穀立本千斛以上者並嚴勘宜也從之

續 十八年明贓吏擧主並坐之典

續 二十年以守令薦法蕩然凡係坐贓之類一依法典銓堂誤薦律治之御覽官案該倅名籤傍書該堂姓名

續 純祖十三年以京畿前監司金在昌不能禁飭砥平逋吏之罪削其職仍明徵逋之法

領議政金載瓚啓砥平逋吏今已用法而此後則凡營吏之舞弄會案者無論石數之多少道臣摘發啓聞者與砥平吏同律處斷而逋吏之千石以上捉致營下具由馳啓即爲梟示永爲定式從之

續 哲宗二年　大王大妃命貪贓守令依法還徵

左議政金興根啓以前後繡啓見之其臚列十八九皆贓汚也此豈

容一任其剝割之塗炭之不思所以禁制乎臣意則凡守令移遷或遞去也該道道臣關問其債負有無於兼符之官一從其所報移報籌司自籌司按其營邑所報犯者直用本律四家僮照數還徵如有因循捍拒趁不賠納者自王府據實論奏加倍勘處爲兼官者如或拘於顏私以有爲無以多爲小至於現發則本贓準納之前依各樣上納例勿許解由則其在惜身名慮進取之道容或有一分效益從之

續九年正月命繡啓中贓賄人勿付功議

備邊司啓繡啓論列中贓賄今當次第議讞矣凡挪移出納監守自盜之四十貫以上也求索借貸所部中財物之一百二十貫以上也

因公科歛枉法贓之八十貫以上也各有原律自當無或出入而此與微眚薄過之合從寬典者有異並勿付功議之意請分付金吾從之

續今上二十年三月　敎曰莫嚴者贓律也監守自盜求索枉法自爲計贓勘斷而每議讞之地旁照輕擬至於流配島實而止無憚之習何所爲懼不之冒犯乎況安民爲國之先務則公納民財宜無輕重之別且刑律之適輕適重在於因時制宜自今爲始貪汚贓之數甚夥多者當施以極律著爲闕和

續三十一年八月定贓吏嚴辦原贓入官之律

續十月軍國機務處啓大小官員有犯於贓賄者代四家僮責納贓錢

徒事延拖終無實效請從令以後直囚本人先推贓後論罪從之

續光武八年命公逋守令即其地懲役

詔曰公錢愆納之守令許久滯獄刷完無期有法不施法將安用凡公逋守令即其地懲役道臣使御人及監理視察諸稅派員等亦一體施行刻期處辦至於各郡逋吏尤甚者以千石一律之典比照處斷而其次並於准捧前懲役愆納差人等依逋吏懲役例施行公納懲役人如或逃失該失四官員免官懲辦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刑考 四

治盜

新羅婆娑王三年以盜賊群聚攻剽縣邑誅罰極酷諸强盜殺人者首從並斬之

補高麗明宗九年捕賊于水精峯殺之水精峯路幽險惡少五六人常聚其中奪掠衣物刼亂婦人少卿宋國儉家在峯下見一婦人盛飾由峯路下賊邀而刼執國儉遣其壻李維城等率家僮捕得三人訊之乃大將軍李富甥姪及權門子姪也請謁交午法官欲不治刑部員外郎

趙聞識抗議鞫殺之時議快之

麗 神宗三年南原府有賊嘯聚黨與屯山自固按廉使尹威單騎入見諭以禍福賊感泣聽命於是誅其首惡餘皆赦之闔境晏然

本朝　世宗八年宮人盜御庫財律當斬高若海奏曰人不可輕殺古之聖人雖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必審其可殺而後殺之今宮人盜財帛下義禁府斬之不使覆奏後世中主以一時私怒藉此爲口實便下獄輕行誅戮非所以示法也命該府覆奏

二十年　上謂大臣曰比來饑饉荐臻盜賊興行忿爭滋繁死囚至於一百九十八人之多予竊愧之深自剋勵每當聽決之時未嘗不惻然如鬪毆戲殺雖律應當死本無殺人之心竊盜三犯及盜係官錢粮者類

是窮人所犯情理可矜予欲貸之黃喜奏曰夫先王義刑義殺所以刑一人而懼億兆之人不敢肆意於爲惡也是知輕刑適所以惠奸宼害善類而有害於治道今好生至仁出於天性每當斷刑考究情法輕重以求生理或有纖毫未盡者輒從輕典故當死而原免者甚多昔鄭子產有火烈民畏水弱民狎之訓而大叔不從卒有興兵攻盜之擧輕刑之害害及善類願一從律文從之

補經國大典　凡强盜不死者論罪後刺强盜二字再犯處絞窩主律不至死者論罪後刺强窩二字全家徙極邊三犯處絞强盜妻子永屬所在官奴婢犯盜徒流者平安永安道極邊其餘道絕島各邑永屬爲奴○冒出外境偷取彼人財物者絞盜內地物轉賣彼境者以潛賣禁

物論○凡被盜者詳錄所失物件形標告官受立案以憑後考○捕竊盜及殺牛馬者一人給綿布十疋每一疋加二疋至五十疋而止强盜則一人五十疋每一人加五疋至百疋而止其爲首捕强盜者賞職元有職者加階鄕吏賤人爲首捕二人以上者給綿布五十疋捕一人者給三分之二五度先告竊盜十貫以上者三度先告强盜者受階元有階者加階鄕人賤人給綿布五十疋○凡遇强盜所管官吏及鄰里人院主驛吏等不救者論罪里內有盜賊接居其切鄰所管人知而不告者重論○若盜賣則價物徵於盜買者

補 世祖三年　上教申叔舟曰近因弭盜無方特令初再犯十貫以上並處絞然律外之典行之未安其自今並依舊律施行

補七年　教刑曹曰刑獄重事一或偏係見枉必多至於治盜尤難或引宿嫌而誣引爲盜或指爲眞盜而實贓不現或贓物雖現而色樣相似京外官吏用法深刻不問正贓有無例皆栲訊言端雖不實以贓物相同爲辭贓物雖不同以被盜文案爲證援引傅會羅織成辭至於枉法亂杖捽髮批蹴使愚者誣服奸者幸免是豈司獄平反之道耶其令治獄官吏將上項可疑事件精白虛心本之仁恕行之明允要期得情毋殺不辜敢有如前違法濫刑誣陷無罪者當治罪不饒惟爾刑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

成宗二十四年　教曰讀史至隋煬帝聞盜發使人逐捕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帝已令誅決遂不執奏並殺之煬帝固爲無道然當時之

臣知而不言豈得無罪予以煬帝爲戒爾等亦以不執奏者爲戒

補 宣祖二十三年有盜盜 宗廟金銀寶册而火之捕得伏誅

補 二十六年兵火之餘楊州劇賊李能水利川獷賊玄夢攻刼官府嘯聚相應其勢大熾備局移文令賊中自相捕告免罪論賞賊黨斬李能水來降玄夢懼而逃京畿監司柳根又令聚民作屯設木柵以備盜賊行旅止宿

補 仁祖七年南原賊人等私結契名曰殺人契契將有梁龍夫者來四得釋四本府密牒禁府逮捕誅之○八年時南原賊黨熾盛以府使宋象仁治尙嚴明打破其古阜先墓石物象仁棄歸朴炡代之以勤於捕賊特加嘉善賊魁白龍者外假儒行內主指諭鄉中稱爲善士不以爲

疑故屢得脫免遇炡而逃避潛入府中炡適心動移床以宿故刺之中足因以遞歸睦長欽代之翌年始捕誅賞加嘉善

顯宗十二年參贊官李端夏啓伏見吉州罪人許泓等五人該曹俱斷以强盜律此人等擅取官穀罪固罔赦第念王者用法必原其情昔宋王堯臣知光州歲旱群盜發民倉廩法當死堯臣曰此飢民求食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令載在史傳今此泓等所發乃是官倉也其視堯臣減死者雖有公私之別原其情則亦是飢民求食法雖當死論以減死豈不合於古義乎從之

肅宗二十一年 敎曰明火賊承欵於捕廳變辭於刑曹者曾命更送捕廳矣此後則變辭者刑推三次後又送捕廳如是三度則直爲決案

正法而其中情節不分明者令該曹更爲稟處

二十五年 教曰諸道賊囚打破獄門之處非止一二刑鎖等若無同情之事必不能自脫枷杻而逃躱刑吏鎖匠等隨現梟示方可立法令後明火强賊自內打破逃躱之類刑鎖等使討捕使依治盜律治之取服後啓聞梟示事分付可也

刑曹判書金構啓考見律文典守故縱罪人則不給捕限以其罪罪之所謂以其罪罪之者以罪囚之罪罪之也今雖不別爲定式以此擧行實爲便宜而若其故縱者之外如無情見失者刑推懲勵好矣

從之

補 英祖十四年時海西谷山府關東伊川府多竊發之患 上問群臣

以戢盜之方皆曰伊川谷山素稱逋逃之藪若差遣武倅則蔑不戢矣

上曰不然治盜之政惟在其人不在文武彼爲盜者原其初則亦良民刼掠剽竊豈其樂爲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漸染薰陶相觀爲善乃王政之本是予所望於守令者也體予慼恤之意不徒以捕獲嚴治爲務盡心撫摩使龍蛇化爲赤子可也以此下諭于谷山伊川府

二十年　教曰今於治盜事有所慨然其中有作賊同黨旣少物件不多又無殺越人命者捕廳討捕營混以大賊勘之噫殺一人而償十人王者其宜欽恤況償一人而殺十人於王政何此後則秋官詳閱不遵受教過濫者啓聞科治犯者亦依受教舉行

補續大典　捕盜將外方捕盜時捒贓證俱備閱實有據者捕之如不

即輸情必須覈實者亦質問於捕盜將一應所捕人四所在官令觀察使分揀決放賊黨援引人衆所共知爲賊者在前作賊在逃未獲者明有事狀或有杖痕者外其他誣引之類並勿受理○盜賊就捕者自其邑窮問取服後移送討捕使承款考覆討捕使勿爲直啓觀察使親問結案後修啓○捕盜廳被告之人在十里外則必啓請後捕來捕盜廳承服罪人移送刑曹變辭者勿爲還送日次嚴訊取服○捕明火賊五名以上承款啓聞則勿論正刑未正刑指示捕捉人出身閑良加資敎旨必書所捕賊人名字以防其濫公私賤免賤鄕驛吏免役一二名則出身遷六品職良賤米布施賞獷悍劇賊雖捕一名依捕强盜五人例論賞各邑官屬別定助捕人通計一年所捕二十名以上者論賞

二十二年　教曰昔之唐宗雖借仁借義有貞觀之治故囹圄空而鵲巢以予之凉德教化不彰一歲慮囚將至十餘心常忸歎幸今慮囚雖在於十數之內噫此豈囹圄無囚而然乎法綱解弛官吏玩愒一月同推不能行之非人非鬼飢餒獄中者多可勝歎哉況彼治盜之時一任酷刑不分玉石者其幾何身爲官長恃其威乘其憤濫殺無辜者亦幾人噫述編已諭螻蟻飛蛾俱微物也而猶恐或傷況斯民則吾之赤子也勿爲濫刑事嚴飭京外治盜之臣

補大典通編　捕廳詳錄罪囚名字別書推覈月日作爲文案以憑後考

續純祖十五年飭戢盜之律

領議政金載瓚請令京外戢盜之官大加詗捕凡爲首惡者梟首後
啓聞之意分付各該道臣從之

續令 上三十三年定賊盜處斷例

一曰强盜二曰竊盜三曰窩主四曰准竊盜　强盜謂尊嚴之地行
偷竊者及强暴刼掠者　竊盜謂私竊他人財物者　窩主謂無論
强盜竊盜敎唆指使及容接者　准竊盜謂欺人騙財者　處斷賊
盜律一曰絞刑二曰笞刑後役刑三曰役刑四曰笞刑○强盜　盜
大祀神祇御用祭器帷帳等物及饗薦玉帛牲牢饌具之屬者不分
首從皆絞已行而未得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盜神御未進物營造
未成物祭訖物大祀所用釜甑刀匙之屬者皆笞一百懲役三年計

贓重者依監臨主守盜倉庫錢糧律常人盜倉庫錢糧律加一等止
笞一百懲役終身　盜御厨器皿物料及典醫司藥用器皿及物料
者絞　盜殿庭舖設物料者笞一百懲役三年　盜制書符驗者不
分首從皆絞已行而未得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盜御寶乘輿服御
物及內府財物者不分首從皆絞已行而未得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盜各衙門印信者不分首從皆絞已行而未得者笞一百懲役終
身　盜各衙門關防印記及文書者懲役十個月但有窺伺或避匿
其罪重於本罪者以所窺避罪論有關於征討軍馬供給費用者絞
已行而未得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盜京城門鑰者不分首從皆笞
一百懲役終身盜府郡城門及關門鑰者笞一百懲役三年盜倉庫

門鑰者懲役十個月　一人或二人以上不分晝夜僻靜處或大道上使用拳脚桿棒及兵器威嚇或殺傷刼取財物者不分首從皆絞除殺傷人外已行而未得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刼牢者無論得囚未得囚不分首從皆絞窃放獄囚致逃走者與本囚罪同律止笞一百懲役終身爲從者減一等竊而未得囚者依本囚罪減二等爲從者又減一等竊囚者無論得囚未得囚因而殺傷人者絞爲從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官司差人追徵錢糧或句攝公事及捕獲罪人時中路聚衆打奪者笞一百懲役終身爲從者笞一百懲役三年衆至十人爲首者絞爲從者笞一百懲役終身殺人爲首者下手傷人者絞爲從者笞一百懲役終身率領家人隨從者家長笞一百懲役終

身因而殺傷人者家長及下手致命者絞下手傷人者笞一百懲役終身餘人不坐　白晝搶奪財物者笞一百懲役三年爲從者笞九十懲役二年半但計贓重者依私竊得財者律各加二等爲從者加一等因而殺傷人者絞爲從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因失火離船乘時搶奪財物及折毁船隻者依白晝搶奪律　用藥迷人得財者不分首從絞未得財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强盜竊盜因而刼姦者無論已遂未遂絞爲從者笞一百懲役終身　親屬卑幼於尊長行强盜者依凡人律尊長於卑幼行强盜者朞親減五等大功親減四等小功親減三等緦麻親減二等無服親減一等因而殺傷人者無論得財未得財卑幼於尊長殺傷緦麻以上親者幷絞尊長於卑幼傷

朞以上親者笞一百懲役三年殺者笞一百懲役十年傷大功以下親者笞一百懲役終身殺者絞　發塚開棺見屍骸者移屍或移骸强討財物者無論得財未得財不分首從皆絞毁破山殯剝取假葬衣衾者噉食死人肉者皆絞爲討財發塚而現發者無論已掘未掘皆笞一百懲役終身移置神主强討財物者無論得財未得財不分首從皆絞　强盜罪不至死再犯者絞○竊盜　監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或詐取者不分首從幷贓論罪一貫以下懲役六個月一貫以上至五貫未滿懲役八個月五貫至七貫五百文未滿懲役十個月七貫五百文至一十貫未滿笞六十懲役一年一十貫至一十二貫五百文未滿笞七十懲役一年半一十二貫五百文至一十

五貫未滿笞八十懲役二年一十五貫至一十七貫五百文未滿笞九十懲役二年半一十七貫五百文至二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三年二十貫至二十二貫五百文未滿笞一百懲役十年二十二貫五百文至二十五貫未滿笞一百懲役十五年二十五貫至四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終身四十貫以上絞但詐取未得財者減二等止笞一百懲役三年　常人盜倉庫錢糧等物者不分首從并贓論罪一貫以下懲役四個月一貫以上至五貫六個月五貫以上至一十五貫未滿懲役八個月一十五貫至二十貫未滿懲役十個月二十貫至二十五貫未滿笞六十懲役一年二十五貫至三十貫未滿笞七十懲役一年半三十貫至三十五貫未滿笞八十懲役二年三十五

貫至四十貫未滿笞九十懲役二年半四十貫至四十五貫未滿笞一百懲役三年四十五貫至五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十年五十貫至五十五貫未滿笞一百懲役十五年五十五貫至八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終身八十貫以上絞已行而未得財者笞六十　穿踰掏摸或潛形隱面私竊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論罪一貫以下懲役二個月一貫以上至二十貫未滿懲役四個月二十貫至三十貫未滿懲役六個月三十貫至四十貫未滿懲役八個月四十貫至五十貫未滿懲役十個月五十貫至六十貫未滿笞六十懲役一年六十貫至七十貫未滿笞七十懲役一年半七十貫至八十貫未滿笞八十懲役二年八十貫至九十貫未滿笞九十懲役二年半九十貫至一

百貫未滿笞一百懲役三年一百貫至一百一十貫未滿笞一百懲
役十年一百一十貫至一百二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十五年一百
二十貫以上笞一百懲役終身已行而未得財者笞五十　盜馬牛
驢騾豬羊鷄犬鵝鴨等畜產者計贓論罪依私竊得財律盜驢騾等
屬屠殺者笞七十懲役一年半但計贓重者依私竊得財律加一等
止笞一百懲役終身　竊盜時殺傷人者無論得財未得財皆絞爲
從者知情或助力者皆絞但不知情不助力者各依所犯本罪科斷
夜無故入人家者不分首從皆懲役六個月　設方略誘引人家男
女自取或轉賣作雇傭者不分首從皆笞一百懲役終身作妻妾或
子孫者皆笞一百懲役三年假稱乞養或過房買而轉賣者依誘引

律因而殺傷人者絞和同相誘自取或轉賣作雇傭者皆笞一百懲役三年作妻妾子孫者皆笞一百懲役二年半略賣和誘人家雇傭者依略賣和誘良人罪減一等被和誘者誘而未賣者各減一等被略賣者不坐畧賣親屬作雇傭者子若孫懲役六個月子若孫妾笞六十懲役一年妾若弟若妹姪從孫若外孫子若孫婦幷笞八十懲役二年堂從弟若妹堂從姪若孫幷笞九十懲役二年半妻及大功以下親笞一百懲役終身和賣者減一等略賣未遂者減一等和賣未遂者減二等自取或轉賣十歲以下男女者無論和不和皆以略論親屬卑幼被賣者不坐　各居親屬互相盜竊者依私竊得財律朞親減五等大功親減四等小功親減三等緦麻親減二等無服親

減一等因而殺傷人者依親屬殺傷律　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
家財物者二十貫以上笞四十每二十貫加一等止笞一百因而殺
傷人者依親屬殺傷律爲將引者依私竊得財律減一等止笞一百
懲役三年因而殺傷人者不分首從皆絞親屬自行殺傷則爲將引
者雖不知情皆絞爲將引者自行殺傷則其將引者雖不知情依親
屬殺傷律人家使喚若雇工盜取家長財物或自相盜者依私竊得
財律減一等　竊盜拒捕已得財者絞未得財者各依所犯本罪加
二等因拒捕毆人至折傷以上者絞　盜軍器者計贓依私竊得財
律盜應禁軍器者一件懲役六個月每一件加一等止笞一百懲役
終身計贓重者依私竊得財律軍人相盜或自取者依私竊得財律

官用者減二等　盜砍陵園內樹木者笞一百懲役三年計贓重者依私竊得財律加一等止笞一百懲役終身盜砍宮闕內松木者笞一百懲役終身盜砍京城十里內松木者生松枝葉枯松楂柯懲役十個月生松一株以上枯松二株以上笞一百懲役三年盜砍各府封山松木者大松一株以上笞一百懲役十年十株以上絞樹木一株以上懲役二個月十株以上笞六十懲役一年三十株以上笞八十懲役二年盜砍他人墳塋內樹木者懲役六個月計贓重者依私竊得財律加一等止笞一百懲役終身　竊盜再犯者無論贓多少不分首從皆笞一百懲役終身三犯者絞○窩主　强盜窩主身雖不行主謀分贓者絞主謀而不行不分贓者笞一百懲役終身共謀

者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者皆絞共謀而不行不分贓者懲役十個月　竊盜窩主身雖不行主謀分贓者依私竊得財律主謀而不行不分贓者減一等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者依私竊得財律減一等共謀而不行不分贓者笞四十　强盜竊盜知情分贓者計所分贓依私竊得財律減一等　强盜竊盜知贓故買者計所買物一貫以下懲役二十日一貫以上至二十貫未滿懲役一個月二十貫至三十貫未滿懲役四十日三十貫至四十貫未滿懲役五十日四十貫至五十貫未滿懲役二個月五十貫至六十貫未滿懲役四個月六十貫至七十貫未滿懲役六個月七十貫至八十貫未滿懲役八個月八十貫至一百貫未滿懲役十個月一百貫至二百

貫未滿笞六十懲役一年二百貫至三百貫未滿笞七十懲役一年半三百貫至四百貫未滿笞八十懲役二年四百貫至五百貫未滿笞九十懲役二年半五百貫以上笞一百懲役三年各主之贓引續買得一時事發者通算該物中等時價折半科罪不知情誤買者不坐買得衆所共知之官有物者雖不知情以知情論　強盜竊盜知贓受寄留者依知贓故賣律減一等止懲役十個月不知情受寄者不坐受寄衆所共知之官有物者雖不知情以知情論　略賣或和誘知情窩主及買者依略賣和誘律牙保減一等不知情者俱不坐其價並追屬公不知情者還主○准竊盜　盜在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之器物者一貫以下笞六十一貫以上至二十貫未滿笞七

十二十貫至三十貫未滿笞八十三十貫至四十貫未滿笞九十四
十貫至五十貫未滿笞一百五十貫以上依私竊得財律擅取他人
柴草木石之類斫伐或積聚在山野者同　恐嚇人取財者計贓依
准竊盜加一等朞親以下自相恐嚇者卑幼依凡人律尊長遞減科
罪　詐欺取財者依准竊盜朞親以下自相詐欺者遞減科罪冒認
他人財物或誑賺局騙拐帶者依准竊盜　與人鬬毆或句捕罪人
因而竊取財者依私竊得財律行搶奪者加二等止笞一百懲役終
身因而殺傷人者依凡人故鬬殺傷律　鬬牋骨牌等賭技騙取財
物者併現贓依私竊得財律　鬬牋骨牌窩主依竊盜窩主律戲博
擲柶等賭技騙取財物者併現贓依准竊盜博柶賭坊開張家主與

犯者同　搶奪偷竊及欺騙者並依准竊盜　强盜共謀而臨時不行及强盜共謀而行竊盜者强盜主謀而竊盜分贓者無論知情不知情以竊盜論强盜共謀而竊盜分贓者主謀而不分贓者各減一等　竊盜共謀而臨時不行及共謀而行强盜者竊盜主謀而强盜分贓者無論知情不知情以竊盜論竊盜共謀而强盜分贓者主謀而不分贓者各減一等共謀而不分贓者笞四十　人所共見之地公然取財者以竊盜論　强盜或竊盜器物錢帛之類離原所或本家者珠玉寶貝之類入手隱藏者木石重器移本處馱載者馬牛驢騾之類出欄圈者鷹犬之類專制在己者並以已得財論以外無得以已得財論　凡追贓者無論何樣盜竊該犯人先追贓後勘罪人

口畜產及其他不消耗品以本色追錢穀布帛其他消耗品以現發當時中等物價估計追所犯罪狀絕悖難以追徵者依律卽斷追正贓後官物還官有主物還主無主物屬公買得賊贓者官有物無論知情不知情以本色追私有物使本主給該物盜賣本價一半然後乃追但私有物知情買得者不給半價受寄賊贓者以本色追死亡者不追贓但本色現在者不在此限　賊盜贓無論併贓計贓隨現發前後通算已科罪者不再計贓　犯賊盜自首者依現時事狀得減律例

續光武三年十二月改正賊盜處斷例

穿踰掏摸或潛形隱面私竊得財者不分首從一貫以下笞六十懲

役一年一貫以上至五貫未滿笞七十懲役一年半五貫至十貫未滿笞八十懲役二年十貫至十五貫未滿笞九十懲役二年半十五貫至二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三年二十貫至二十五貫未滿笞一百懲役五年二十五貫至三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七年三十貫至三十五貫未滿笞一百懲役十年三十五貫至四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十五年四十貫至五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終身五十貫以上絞已行而未得財者笞五十　盜田野所在穀麥果菜及無人看守之器物者自一貫以下至五十貫以上仍用原律五十貫至六十貫未滿笞六十懲役一年六十貫至七十貫未滿笞七十懲役一年半七十貫至八十貫未滿笞八十懲役二年八十貫至九十貫未滿笞

九十懲役二年半九十貫至一百貫未滿笞一百懲役三年一百貫
至一百一十貫未滿笞一百懲役十年一百一十貫至一百二十貫
未滿笞一百懲役十五年一百二十貫以上笞一百懲役終身已行
而未得財者笞五十　盜採蔘貨者勿論已採未採及夤緣詐欺得
財與否幷以强盜已得財律論斷　設方畧誘引人家男女作妻妾
或子孫者皆笞九十懲役三年　盜殿庭鋪設物料不分首從皆絞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

増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一

刑考五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禁制一

禁奢侈

新羅逸聖王十一年下令禁民間用金銀珠玉

高勾麗東明王十年禁庶人着文彩紗羅衣者

高麗成宗元年禁冠服僭侈第宅宏麗者

正匡崔承老疏曰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文彩之物既非土產而人人服之則奢僭無度而有耗財之歎禮云天

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苟有財力則競搆大屋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爲貽百姓之弊並嚴行禁止焉

顯宗六年教曰比見沙門衣服漸盛奢僭與俗無異令有司定其服式

靖宗九年禁中外男女錦繡銷金龍鳳紋綾羅衣服

補 肅宗元年詔曰朕仰法先王欲行儉德減省飲食不滋嗜欲近聞內外時俗好行奢侈無有紀極飲食之際杯盤過多傷風敗俗甚可痛心自今宜定等級仍令御史臺糾察

補 睿宗十五年御史臺奏邇者風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上下無等請依舊制申禁如或違者尊者奏决卑者先囚後奏從之

補 仁宗五年詔攸司車服制度務從儉約

毅宗二十二年教曰昔周王卑服卽康功漢帝器不雕鏤朕切慕焉近見內外公私奢侈成風甚乖寡人節儉之意自今痛行禁斷
二十三年制曰古先哲王之化天下崇節儉斥奢靡所以厚風俗也今俗尚浮華凡公私設宴競尚誇勝用穀粟如泥沙視油蜜如瀋滓徒爲觀美糜費不貲自今禁用油蜜果代以木實小不過三器中不過五器大不過九器饌品亦不過三器若不得已而加之則脯醢交進以爲定式有不如令有司劾罪
恭讓王三年禁男女服飾之過侈者
中郎將房士良疏曰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我朝只用土宜紬紵麻布而能多歷年所上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貿異土之物

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飾之婢願自今士庶工商賤隷禁紗羅綾段之服金銀珠玉之飾以弛奢風以嚴貴賤人家子孫或家貧無錢以錦褥綾衾之未辦皮幣衣服之未備淹延歲月婚姻失時甚至父母亡而或托族屬或依奴婢因此失禮幾敗人倫者往往有之願自今婚姻之家專用緜布一禁異土之物如有仍行舊幣者以違制論

本朝 太祖二年上將軍金仁贊衣綵段特命四訊仍令中外禁奢侈

大司憲閔開疏曰卑宮室而惡衣服夏禹之盛德惜百金而衣戈綈漢文之美事況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不量宜出入而妄費哉前朝少有灾異不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糜費不可殫記此 殿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服飾器用宴享賞

賜一從儉約佛神不急之費並皆禁罷焉

太宗六年旱　教曰旱氣太甚予恐賞罰無章宮禁之中服御過制宜各直言無隱

補世祖乙亥工曹請造中宮酒房金盞　上曰其以磁代之尙衣院請造東宮殿硯爐　上曰後世子孫生長宮中易至侈肆豈宜復以奢導之昔唐宗作銅硯爐以天下之富尙如此況其他乎

補四年禁御鞍金銀飾

補教曰貴爲人主富有一國乘其豊泰寵愛日惑工伎逢迎侈心必生雖知侈之不可而曰作此而止也一開其端如騁六驥勢不可遏傷財害民莫此爲甚是故賢君聖主茅茨而不采椽嘗菜而不飮酒宴樂以

時不求珍羞日爲民勤政而已

【補】九年禁士大夫家婚姻及外方使臣褥帳用綵幣綵段

成宗三年　教曰蓋奢侈則用必廣用廣則財必竭念我東方地力蹺薄勤儉節用猶患財用之不裕況棄本逐末生之者旣寡爭相華侈用之者不節哉予爲是慮嚴逐末之禁爾人民崇尙節儉勿爲奢靡量財節用勿爲橫費家之與國大小雖殊其體則一苟能存心省約於裕國乎何有爾人民各體予意以遂生業

【補】二十二年　教曰比年以來昇平日久中外無事競尙華靡飮食服玩車馬第舍皆極侈麗予甚非之惟爾臣僚務要儉約以革弊風

【補】中宗三年　教曰圖治之世尙素朴叔季之後事奢華寧不覿時適

變以正表率歟念我　祖宗飭躬敦素陶民儉約頃緣廸率乖方華靡成習民困饑羸國虞虛耗而世族富民因循弊風輿馬服飾務尚奢麗肴羞酒醴皆極香珍予甚憂焉大臣百僚自今率先於民凡賓婚之需衣食之奉去奢從約以副予崇儉成俗之意

補八年　教曰燕閒閱書偶得　成宗崇儉節用之教其去奢反淳化民成俗之意溢於辭表予敢不祗服乎自予踐阼以來務遵儉約飲食衣服之奉一切裁減以爲民先奈之何世習日非奢麗相尙務廣第宅競服綺羅土木被丹碧之彩工隷僭紅紫之飾卿士之家多畜妾媵商賈之婦服美于人貴賤混等尊卑失序如是而欲使家給人足盖亦難矣夫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饑之本女

工害寒之源也今逐末者多爲農者少食之者衆生之者寡肆致民窮而國不裕豈不痛哉咨爾公卿大夫庶士越我百姓其各率由典常罔敢踰制並與　成宗朝傳旨譯以諺文使婦人小子無不周知

補 三十三年慶尚監司權攢陛辭時啓曰近來奢侈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自　上若崇尚節儉遠方亦自承化凶年不能爲之害

明宗四年 補 臣謹按明宗四年李彥廸方在江界安置年條恐誤 李彥迪啓奢侈之中婚姻之費不貲女家滂出而稱貸以悅婿家婿家橫目責辦於女氏谿壑難充貧女不已故朝紳無不求丐於守令閫帥以喪朝綱伏願申飭法府凡有此事而發覺者痛加懲治焉　上嘉之

李睟光曰槐院正字鄭礩着唐絲交織布至鍾街見犯於憲府禁

亂吏盖交織布細密難成宰相外堂下官不得着持國法所禁也

礑以順朋之子年少名官而禁吏終不饒貸如此

補 內贍僉正成渾疏曰我東之域山川林藪十分而七土地瘠薄物產不興人民稀少生理蕭條誠天下之貧國也近年以來風俗奢侈公私之費日洩於華靡之習者固已大踰其物力之分矣可勝歎哉

補 仁祖二年 教曰奢靡侈麗末流弊習此豈治世之所尚哉惟我
祖宗躬行節儉表率於下群下化之敦朴之風流行於數百載之間比來邦運不幸昏朝君臣忘負 祖宗之良法美意競尚華靡衣服飲食車馬宮室罔不侈麗廉耻因此而墮喪生民因此而塗炭豈不痛心哉予叨承丕緒日夜祗懼思欲先去此習而染汚已久猝難改革雖然自

古無易民而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今日之不變豈非表率之道未盡而然耶靜言思之惟自悔責凡我宗室公卿大夫咸體予意其於婚姻賓客之需車馬衣服之制儉約是務丕變弊風豈非補治之一道乎古人云奢侈之害甚於水火味斯一言亦足以知戒欽哉其永懲于玆

三年麟坪大君有奴以善御馬見愛着僭衣無度大司憲洪茂績【補】臣謹按洪茂績反正後布衣始拜憲職則三年決無拜大憲之理且麟坪大君是時年纔四五歲年條恐誤欲捕治之而奴常在大君側吏不敢捕茂績命吏候大君入闕而捕其奴燒其僭衣以大杖杖其膝六十　上聞之嘉歎曰非茂績不能辨此奴着僭衣法官安可不治仍謂大君曰奴之犯禁汝之過也汝若怒茂績杖奴則便爲無法

只當受而爲過而已大君敬奉　上敎不敢置憾

補八年　上嘗御朝講與筵臣論奢侈之弊曰　先朝末年士大夫有以錦緞爲表衣者人輒目之以悖戾故宰相亦不敢服近見張顯光衣冠儉樸可尙若士大夫人人如此則小民必慕效而丕變矣

敎曰章服等制自有舊典而近來奢僭無忌至於下人亦然予常以爲駭此事自有禁典而責在憲府時習之如此者憲府不職之致也朝官則論駁庶人則推訊宜矣

李敬輿䟽曰百官章服所以爲文章而辨貴賤者也其於國家聲容所關甚重一有紊亂所虧非尠故自　祖宗朝著爲定制各有等級惟堂上以上乃得衣綵堂下則各服土產其辨别尊卑崇儉抑奢之

意亦在於其中而近來則隨意製造務相華美不復知有上下之別此事猶然他尙何說宜令預定期限自明年凡堂下官絕不如前衣絲各服土產紬苧綿布等衣以復舊制從之

二十七年痛禁宮中服用之奢侈　上專尙薄素匪法服則不御紋錦夏日服麻布而亦不取精細

補孝宗己丑宋時烈上封事曰自古人君莫不惡民俗之奢靡而卒不可革者以人主自不能克己以崇儉德則其下豈肯反其所好而從其所令哉風俗之侈靡雖稽諸史冊莫甚於今日宮省之事則臣固不得而知閭閻之間則無非駭目怵心之事矣貧者十人之食不足以供一案之饌寒者百人之衣不足以爲一襲之服所乘之馬肥

大擬於內廐所居之室綺麗敵於掖庭尊卑無章上下相混此足寒
心况其所以爲此者一毫一分孰非赤子之膏澤哉搢紳之流既自
僭上故僕隸之賤遞相效尤爭奇鬬新糜費不貲民志不定天物日
殄若此不已必至於國無類矣古人所謂奢侈甚於天災者可驗於
今矣天下之理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者則竊恐宮省之間有以倡
之者非一朝一夕之故東方朔對武帝曰上爲淫侈而使民不奢者
難也伏願深思革弊之本聖躬效大禹之菲衣內庭用馬后之大練
儉約之風始于禁掖士夫之家觀感取則而以達于下賤然後人心
不放天財不耗而民瘼漸可救矣

補九年賛善宋浚吉筵奏臣見御寢帷帳皆用黑布昭儉之德可以一

知餘昔　穆陵遷改時奉審梓宮多用綿布乃　宣廟所嘗御者云先
王儉德豈非　聖上之所當法者乎　上以爲然臨退賜貂裘一領

顯宗五年禁尙方織錦

補九年諫院啓曰奢侈之習近來漸痼若不痛革弊將難救障衣是
內着與章服不同而宗班儀賓及他堂上以上之官多以錦段爲障
衣此正　殿下大布大帛躬率儉約之時而貴近之臣競爲華靡以
爲一世之慕其在事理殊甚不當請自今以後錦段爲障衣者一切
禁斷

補禮判洪命夏筵對痛陳奢侈之弊仍曰府院君張維改葬時內降
饌品過腆是將無以禁群下矣且曰今日諸臣家各能毀其妻女金

鳳釵繡裳然後可禁小民之過制

補 肅宗八年承旨徐文重陳近世侈靡之弊仍言臣祖母貞愼翁主即宣祖大王之長翁主也及其臨終以 宣祖遺衣襨用於送終即靑染三升短襦衣及三升襦袴也想必平日所服皆如是耳此所當取則者也 上曰斯言切實予當體念焉孔子言節用而愛民必節用然後民被其澤矣節用之效大矣

十五年特命停罷尙方之貿易於燕市者禁堂上官章服外用有紋緞者

補 十八年副提學權瑎請對入侍白 上曰異國珍物本非人君所當玩外間有銀鼠皮作御裘之說臣竊慨然晉武帝唐玄宗不過凡主而

焚雉頭裘錦繡帳史記美之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若兩君之所爲乎
上嘉納之即命下銀鼠裘二領於政院使焚之仍降備忘記曰夫獒者
不過一畜物而在昔姬周西旅貢獒君奭作書惓惓告戒武王者何哉
恐或其玩物喪志終累大德也今日筵中副提學權瑎以却異物昭儉
德之意縷縷陳達辭意激切欵欵忠愛古今一般予既已嘉其誠而可
其奏矣今以御裘及未裁縫者並下本院其令尙方悉焚之以示予翕
受敷施之實

補二十五年御晝講檢討官宋徵殷請法　世宗朝修治崇政殿不施
丹雘之事務尙儉德知經筵事李濡又引　宣廟朝時御三升衣戒飭
宮中毋服錦繡之事縷縷申戒　上幷嘉納之

補三十九年侍讀官金棣所啓近來奢侈之風漸熾而閭閻間僭踰尤甚頃日憲府執捉紫的帳已爲可駭而至以錦段戶帳者亦多有之且中人市井之家稍有財力則屋轎莫不乘之名分等威漸至陵夷尤極寒心勿論禁制中有無添入禁條各別嚴禁隨現重治似爲合宜矣從之

補四十一年　御製治亂由儉奢說曰予觀夫古昔帝王之御天下也莫不由儉而治莫不由奢而亂厥故安在蓋儉者人君之大德也苟能事事物物輒以昭儉惜福爲心則奚但風草之化捷於影響而已哉財用節而稅斂薄矣稅斂薄而民心悅矣民心悅而國脉固矣此所以致治恒由於節儉也財者賦於民者有限用者出於上而無

已以有限之財資無已之用窮奢極欲賤若糞土則財用竭矣財用竭則橫歛倍矣橫歛倍則民力盡矣民力盡則嘯聚起矣此所以亂亡之恒由於奢侈甚於天灾之說信不誣也歷代興亡縱難遍擧而姑取其一二而論之則漢文帝以萬乘之尊集上書囊爲帳帷宜若太損於體貌而能致紅腐之盛隋煬帝窮心志之樂多起離宮剪綵爲花宜若大美於觀瞻而卒召蕭墻之變噫嘻儉奢之間禍福之類應若是其不爽豈非深可畏而大可戒者乎惟我　祖宗之懋昭儉德迺出三代矣世降俗末侈風日甚丕變之責亶在人辟予爲作說以寓自警焉

補御製其崇儉約箴曰覆邦興邦由奢由儉夷考前牒符契若驗大

警厥心懋乃儉德爲國惜福爲民作式

補英祖三年筵臣黃梓請嚴禁閭巷奢侈之弊　上曰農民寒耕暑耘織婦早繅夜績其勞甚矣及其登塲下機盡償於公私逋索食惟糟糠衣惟垢弊每念鄉曲之窮民中夜不寐自不覺太息矣士夫之奢侈過度者亦多有之而至於市井之人安坐美食曳縞履絲如是而農民安得不困窮乎予自服闋之後臨朝之時雖御袗衣至於平居未嘗爲過侈之事而侈風如此此莫非予不善導率之致也君有儉素之德然後民有觀感之化苟無躬行之實而徒欲以法禁之則亦不能無弊矣

補上素節儉不着紋緞亦不御紬袴所御之衣或多屢澣而至有見絮者進御膳品常不踰數器常謂筵臣曰古之聖王茅茨不剪土階三等

衛文公亦以大布大帛爲衣治道莫先於儉予於昔年曾過畿邑見客舍寢帳過於奢濫者即令撤去也

補八年判府事李台佐請禁閭閻奢侈之弊　上曰先朝以木綿爲衾而予則爲紬衾此亦不及　先朝矣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草上之風必偃上行下效可也若以威令禁奢侈則非化民之道也

補九年　教曰粤自上古燔黍捭豚汚樽抔飮之時亦可以致敬鬼神茹毛羽皮之時亦行乎尊卑貴賤而後聖繼作雖有臺榭宮室炮燔烹灸絲麻布帛其亦不剪茅茨數等土階三代以後人文漸繁儀節詳備未有若近世之侈者也吁爲人父母有子有孫男婚女嫁禮之大者情之當然而或年過而未嫁至老而未婚其弊之由即奢侈之所致也爲

人子爲人孫於其父於其祖喪祭等事或踰月而未葬或未能以禮祭者此亦無他侈之所由豈不惑哉署以婚娶成人倫之大者豈不愈於拘於侈大以絕其後者而於喪於祭各有等級亦各有貧富從禮無越稱家有無使其父祖無踰月而安厝亦不輟其饋奠乃人子之常情何拘繁文浮侈而未能盡其道乎此所以惑之甚者盖風行草偃影隨表準匹庶之奢侈乃效朝士朝士之奢侈乃效貴戚貴戚之奢侈本自王宮噫予涼德所惡者奢也而其偃若此其影若此豈復曰素惡奢此亦予益加自勉躬率教導者亦不在乎言教而其惑之之由不得不先諭吁嗟士庶其從便乎從難乎其從理乎從私乎其便與理者何其儉也難與私者何其奢也莫曰寡躬之未躬率而忽諸昔漢文之寒不可衣

饑不可食之語誠切實也自曰躬率而其不下手亦豈信哉尙方每年織造之品近皆命廢庶近於古之織錦坊其令該院撤其機勿復稟

補 又 教度支曰節儉實體行之甚有味予在內則衣以紵傘以紬及至動駕然後衮與傘皆錦咨爾有司其悉以此防尾閭

補 富平府使金尙星應旨䟽曰先儒云財用之贏縮關於奢儉風俗之好尙本之人主人主以節約爲心則公卿不敢踰制而過侈公卿以節儉爲心則士庶必不敢越分而過奢撙節於一身者至微而能爲當世之功利過窒於當世者至微而能培數百年之根本 殿下誠一視宮府無間內外從儉必先於聖躬祛奢必先於貴主設有難罷之古例毋憚遽革凡係不急之冗務每惜妄費以致上行下效民

給國足則雖値不虞之時亦復何患乎優批遂璽書錫馬

補續大典　自宮禁下至閭閻章服戎服外非土産毋得服着禁軍扈衛軍官及醫女針線婢勿禁○士族婦女服着一依其夫爵品外用大緞錦繡鳳釵金玉釵珠鈿假髢者並禁惟新婦勿禁堂下官馬鞍用銀入絲者亦禁

二十二年禁燕貿紋緞撤尙方織紋機　教曰禁紋緞即一新令燕貿若禁奢侈自祛故此意奉稟于　慈聖幸而得旨此實　慈聖昭儉之盛德志若在於草衣草食則此令乃所以先務于今海東之人孰敢違之上而袞衣輦輿翟衣及下而朝臣章服戎衣命婦章服衣裳軍門旗幟所用外無論紗緞綾紬凡有奇巧之紋者一切嚴禁如有犯者市民

爲首者直施一律更勿饒貸譯官商賈直自灣府先梟示後狀聞其物件焚之柵外事著爲法令

補 又 教曰一使之行費礦銀十萬以充王公卿大夫匹庶所需之綾羅窮村僻野亦皆綾羅竭一國之財助一時之侈嗚呼可勝歎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始自今節使上而袞衣下而朝衣所需綾羅一切嚴禁

補 三十三年 教曰至於堂下綠袍之制婦人髢髻之樣人皆曰其宜釐正而尚未果焉噫武帝漢之英主然行文帝未遑之事先儒稱之況修明舊典釐正異制乎堂下紅袍則卽壬辰後新創者而華人至有君臣同服之譏况近世則流俗以鮮紅爲務糜費夥然此乃尙侈之一端

至於髢髻則古人亦有好高髻之譏而我國則闕中已無此制而習俗轉相侈靡一髻之費過于漢文所謂中人十家之產此乃侈風之甚者且其髻亦非高髻之樣即麗末陋風噫海東即禮義之邦華人所稱小中華而公卿大夫之命婦有識禮家婦女互尙陋習此非宮中之好高髻即國中之高好髻也今不釐正更待何時其曰可更僉議同然向年策亦示予意而尙今持難即予也廓思之前日則命婦入闕也皆從宮樣至於宗戚之家大小邦禮亦然今則混爲一套昔之從宮樣者擧皆髢髻其樣之侈大日益甚焉以至於加髻而極矣故頃者申飭加髻而反爲婦人難堪之弊終無減髻之效此正不能端本而然也自今堂下官靑綠袍一遵經國大典而戎服則舊典既無仍從續典髢髻則禮服

首飾外後髻用釵頭上所着一從宮樣其於常賤人仍前髢髻王曾孫及凡禮服首飾外禁其龍鳳之釵勿論命婦士庶旣笄之後亦禮服首飾外頭上所着並禁金珠以示予復舊典抑奢侈正名分之意

教曰紅袍旣祛其奢况其細者乎紋緞已禁之後織造亦撤而頒囊之緞尚有其紋此豈禁紋緞撤織造之意乎從今以往頒囊之緞亦祛其紋法服禮服之外鄉織並禁奇紋公機外私機亦即撤祛如有違者句管中官當施制書之律不飭任長當施徒年之律令備局嚴飭以示暮年爲後世禁奢侈之意

補 三十四年　教曰今日筵中乃覺禁紋緞之後莫重所排亦用紬屬三升代用木理固然矣頃年亦有下教軍門者此後節使貿易外戶曹

本廛取用與軍門貿易並禁

補命以綿布染靑設　太廟門帳時筵臣有言靑布燕貿爲廛民難支之弊命代以綿布仍　敎曰此亦禁奢侈之一端也

補三十六年書下　御製曰殿下以茅茨土階爲心內殿以躬服大練爲法茅茨土階帝堯陶唐之治躬服大練明德皇后之儉昔先正文成公李珥以此勉陳今講聖學輯要欽服於此特書付諸殿中此百世人君后妃之龜鑑歟

補三十七年　敎曰戶曹文書所在雲紋緞外紋緞累予暮政貽弊廛民並取付內藹滌其價此後綾屬亦爲嚴禁廛中若置紋緞該廛行首與所任嚴刑定配

【補】三十九年　教曰昔宋仁宗見貴妃有滿頭白紛紛之語貴妃惶恐去珠仁宗大喜剪牧丹以賜之不數日京城珠價頓减其效之速若此予不喜紋緞既命去之而珠玉之費甚於紋緞此後買珠倭館者以潛商律施行雖在國中亦不敢交賣以示予禁北緞禁南珠之意

【補】御製　英祖行錄曰進御之膳不踰數器若有加於常時則輒却不進之侍傍者或陳其過中　王教曰此物於予亦過矣南藩之臣所進非油扇不御御亦經年又曰未嘗留意土木之役一日　教曰予聞昔年寢殿之側營一草舍而讀書予雖欲仰述而猶以煩民力不能遂焉

【補】四十年命翟衣命服國中織造之緞並禁其紋

【補】教曰其君猶欲草衣草食況一時物件乎此後雖表裏所裹袱用紅

紬單袱其外所裹袱皆用紅綿單袱凡諸袱禁金錢紙倘方衣襨進上昔之襦袱者代以單袱於軍器寺只用內裹紅木綿單袱各殿進上各處供上亦用此例

補四十五年教曰禁奢之飭誠然依油蜜果例凡婚時禁其唐物至於綾緞織予常深惡者及此不飭更待何時此後依今日下教綾緞織貿來者依紋緞例書狀灣府嚴禁若有犯者以潛商施行噫我朝自內便衣古有絲紅襦衣曾仰聞於 慈教且我國冠帶戎服自有雲紋婦人圓衫自有常織豈特綾緞織何苟求於燕市乎以此申飭以示予暮年益自飭之意此後國婚時闕中中官內人以侍者皆用綿布禁其紬緞而中官內人之違令者皆重繩事一體定式施行

續正祖十年申禁潛貿緞屬從左副承旨李東馨啓也

續十一年命章服軍門旗幟外紋緞一切嚴禁

續十二年申禁加髢 綸音與節目詳見禮考

續十五年申禁紋緞之屬

續二十三年命禁廣織潞州紬等諸品

續純祖十二年申飭侈靡之弊

續哲宗元年嚴飭宮禁及閭閻侈靡之弊

續今 上二年 大王大妃教曰服飾器用之各有品制乃所以辨別貴賤之意也挽近侈靡之風日盛月滋私門之紅絲飾馬紅褓裹物已極碍眼而况酒具及匙箸等屬皆以銀造不知踰濫是何奢麗之過度

也此皆害國病民之本良非細憂誠極慨歎自今以往一切痛禁俾無敢如前蹈襲而復若有犯科者別般嚴處

禁酒

新羅伐休王三年禁市街酗酒

高勾麗安原王二年以年穀不登禁寺院釀酒

補高麗文宗元年制州府郡縣禁醉飽娛樂之事

高宗四年令諸道斷酒聖節日上朝使臣延接內宴燃燈入關令良醞署供進祭享醮酒亦令別建造釀其外公私一切禁斷犯者各論罪

本朝　太宗元年久旱命止酒　教曰雖下禁酒之令飲者不止是予不斷飲之致也國人無敢飲者

補三年慶尚道觀察使南在因禁令斷酒而勤於職事　上慮其生病賜內醞于任所仍命自今服藥用酒

補世宗五年　上悶旱禁酒以鹽湯代服藥之酒領議政柳廷顯以爲請　上曰予以否德君臨民上旱乾之灾其譴在予豈可爲一身飲酒○後又以旱禁酒久不進藥酒領議政李稷請進之　上曰禁人飲酒而予獨飲可乎屢啓不允

十五年酒戒曰盖聞酒醴之設非以崇飲所以奉神明享賓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飲以獻酬爲節因射而飲以揖讓爲禮鄉飲之禮所以教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尙齒德也然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則先王所以制酒禮而備酒禍者至矣盡矣降

及後世俗習不古惟荒腆是務故禁酒之法嚴而終不能救其禍可勝
歎哉夫酒之爲禍甚大豈特糜穀費財而已哉內亂心志外喪威儀或
廢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別大則喪國小則伐性喪生其所以瀆亂綱
常敗毀風俗者難以枚舉姑指一二法可戒者言之商辛周厲以此而
亡其國東晉之俗以此而亡人之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卒爲子晳
所焚前漢之校尉陳遵每大飲賓輒闔門投轄使于凶奴醉而遇害後
漢司隸校尉丁冲數過諸將飲酒爛腸而死晉尚書右僕射周顗能飲
酒一石偶有舊對來欣然共飲大醉及醒客已腐脅而死此誠可戒者
也周武王作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衛武公作賓筵之詩以自警責晉元
帝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引觴覆之遂絕元太宗與大臣酣

飲耶律楚材乃持酒糟金口進曰此鐵爲酒所食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帝悟勅左右日進酒三鍾晉陶侃每飲酒有定限或勸少進侃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庾亮父在常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予廢先人之訓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此誠可法者也且以我國之事言之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由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帥沈湎自恣竟至於亡此亦殷鑑之不遠也可不戒哉惟我　太祖肇造丕基　太宗繼述修明政教垂憲萬世群飲之禁著在令甲以革舊染之俗以致維新之化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祗懼以圖治安鑑往昔之覆轍遵　祖宗之成憲示之以禮糾之以法予之用心非不至也而惟爾臣民以酒失德者比

此有之是前朝衰微之風猶未殄絶予甚憫焉嗚呼酒之釀禍若是之慘而尚不覺悟亦何心哉縱不能以國家爲念獨不顧一身之性命乎朝臣有識者尚且如此閭巷小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多出於此始之不勤則末流之弊誠可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覆告戒者也咨爾大小臣民體予至懷視前日之得失爲今日之勸戒無好飮以廢事無過飮以成疾各敬爾儀式遵無彝之訓剛制于酒庶臻於變之風

補 世祖七年　上召書筵官尹弼商李克基等謂曰人君以天下奉一己故奢侈易而崇儉難古人以服澣衣爲人君美德所以著崇儉之難也不知者曰田舍翁得此過矣以金銀珠玉華飾嬖妾肆其寵樂或與之荒湛于酒而不知民生之疾苦以至敗亡此乃醉生夢死耳何足道

哉予本不好色欲飲酒則與諸將相飲絕不與宮女飲

補上嘗幸溫陽酒禁甚嚴密令中使伺察忠淸道觀察使金震知就仁山君洪允成飲命斬震知以徇

中宗七年　教曰嗚呼酒之流禍易溺難救亡國喪身恒由於此自古戒禁者存沈酗者滅稽之方策得失具載予雖不言人尙能知昔有儀狄造酒而甘大禹慮遠踈而絕之亦有妹邦荒湎于酒武王憂之酒誥是作聖人之憂世慮禍深矣觀今之大小臣庶戒酒者少崇飲者多浸淫成俗罔有德將沈湎伐性不自知悔此而不戒末俗奈何予德不能化深用爲悼粤稽古先王肇制酒禮一獻百拜終日不能醉今之用酒必及于亂廢事失儀而敗其德縱酒不止終喪厥身厥身且不自愛遑

恤德禮故我　世宗戒酒有書丁寧曉諭其所以防酒禍者至深且切汝雖不省予言其不念我　祖宗遺意乎會飲抵罪者載在令甲禁酒之制亦非不密雖然禁人以法不若禁之於心予今有命禁在汝心汝心不禁何所不至在位有識尙或如是況在愚民其能戒戢變移之機寔在朝廷凡厥庶官各制乃心無酗于酒無失爾儀無廢汝事無喪汝身思慮予言亦令士庶觀感知戒革其舊習以臻仁壽之域以成我馨香之治

孝宗元年（補）原本作四年今釐改 常戒群下曰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匹夫一身喪亡多出於酒當官莅職者固不可言言語之失亦至招禍害孰甚焉近來士夫間稱號名流者以飮相高如晉俗之亂頭養望任選部者注擬

之際如此之輩勿先於人可也予自登儲位絕不近口仍令中外痛禁

補 九年贊善宋浚吉奏言 聖上酒量甚寬而剛制不御酒群下莫不欽仰也 上曰是予家法非剛制而然也盖 上酒戶甚鉅而自瀋陽歸後斷飲不復御故浚吉之言及此

肅宗九年 補 原本作十年今釐改 教曰嗚呼予惟亡國喪身之禍固非一道而求之古今罔不由於沈湎于酒顚覆厥德也是以惟我 祖宗憂深慮遠丁寧曉諭其所以備酒禍者可謂深切而近日大小臣僚不體 列聖之遺意惟思崇飲沈酗度日上以置國事於度外下以貽父兄之憂戚甚至於敗家亡身而恬不爲戒習俗之痼弊乃至此極寧不大可寒心哉矧今天怒於上變怪百出民怨於下倒懸方急雖君臣上下早夜孜

孜一心圖治猶懼其不濟豈敢不恤德禮縱酒廢事若是其放肆無嚴乎且念連歲大侵公私赤立之日爲酒醪以糜穀非所以節省浮費之道此又不可不知也咨爾大小臣僚克體此意痛祛崇飲恪勤乃職弘濟時艱而如或不有法禁猶踵前習難免違令之律並宜知悉

補三十三年　教曰鄭良霄窟室爲長夜之飲卒喪其身酒誥曰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雖飲酒而思此古訓人各知戒則夫豈有酒之害哉以予此言出舉行條件使中外臣僚痛戒崇飲翌日因筵臣言以筵教及金克愊所製戒酒文頒示京司及各道

補御製予幼少之時服梅花丸此藥必以酒下於是始知酒味矣厥後　東朝侍宴沁園設酌之日自有承歡之慶家人之禮到手之杯

寧可辭乎至若平居如視秦越詎知爲可近之物哉以予心忖度士

大夫之不能斷酒殆近於爲長者折枝也噫酒不可無也祭祀賓客

燕饗是已世間或有長事酣醟日夜無節者此豈理也哉遂作二絕

一以寓自警一以示慨恨詩曰平居那敢近巵匜長恨醇醪喪秉彝

況臨民上親杯酌千古興亡歷歷知又曰非關養性何耽匜化作凶

人失秉彝當官奚但抛公事貽戚雙親若不知

補御製爵銘曰以銅爲質以金爲鍍上有兩柱用戒其酗初筵秩秩

稱觴逸逸旣和且平威儀抑抑曰旣醉止幡幡怭怭亂我籩豆伐我

令德彼醉不臧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補御製斝銘曰甘酒傷生定非佳品況乎人辟其敢嗜飲覆轍滔滔

何不懍懍畏之避之如彼毒鴆

補御製凫杯銘曰瀆心水鳥取諸不溺甚矣酒禍宜疏儀狄

補御製賜銀桃杯各一部于銀臺玉堂仍作銘鏤杯心以寓戒焉銘曰酒敢多乂伐德喪心寧逾三爵予訓汝飲

補御製作唐柚子杯銘以書臺心特賜廣興守沈廷輔銘曰噫玆麴蘖易蕩難禁備禍如何戒存崇飲

補英祖十年　上曰奢侈之弊至於衣食供奉亦極過濫十人所食一人食之十人所衣一人衣之此甚無理今若只頒禁制近於文具自備局商議酌定作爲文字參互禁條措辭頒布可也宋眞明曰酒禁亦有朝令而因循解弛方在禁不禁之間臣於頃者待罪憲長先作一通甘

結枚舉前後戒酒之　聖教歷論糜穀費財鬬毆殺傷皆由酒害之狀謄出眞諺兩本招致五部官員使之申申曉諭於坊曲上下人處而聞多釀之家米至三四十石五六十石名曰三亥酒必於正月入釀云故趁其未釀之前另加申禁若不遵朝令而潛釀隱賣則不必出禁貽弊當隨聞摘發入啓勘律事縷縷嚴飭此盖先教後法之意而臣今移職又將歸虛自備局更招部官申飭何如　上曰依爲之

三十一年戒酒綸音曰昔夏禹氏雖踈儀狄不去酒故有酣酒嗜飲之戒噫聖人猶戒況中人以下乎伐性之斧戕身之物前轍昭昭後戒班班而豈徒此也京外耗穀鬬閧殺人俱由於此豈不欲禁也而太常用玄酒之前誠難禁也故紋緞猶禁不禁其酒是豈予意哉卅載臨御六

旬暮年雖不能舉一政行一令常自以盡祛弊爲心而猶不祛者即一酒也及今不祛桂糖甘露必釀內厨紅露心常惡之者述編亦云非徒庶人之酒器試看內酒房瓦子瓦若漆黑烏鵲亦不坐噫土瓦猶然軟膚軟肌其將若何百爾量之忽得良策頹臥之中蹶然而坐其思維何乃醴酒也祛旨酒而用醴酒誠若祛紋緞之意吁嗟醴酒豈不勝於玄酒乎先將此意告于　太廟自歲初上自王公下至匹庶祭祀宴禮只用醴酒禁其旨酒紅白露一切巧名者并爲嚴禁犯者重繩以此綸音載於　御製頒布中外勿令犯禁

四十三年　教曰殿中既諭述篇亦云人子之道士庶貴賤何異雖許醴酒懼於麯子至用蜜水豈云士庶予亦親祭外不敢造酒噫有器具

則蜜水猶用窮巷士庶微賤小民此亦何爲以此觀之祭用三層王公用淸酒士庶用蜜水庶民用玄酒是豈無貴賤一也之意哉亦豈絜矩之道哉其自冷節令士庶用祭酒示上下同行之意慰孝子順孫之心然今日此敎之後嚴立科條然後予意可質彼蒼勿論王公匹庶爲上而宴爲親獻壽者許其醴酒禁其淸酒且禁令宜簡而嚴此後身爲士庶非祭而飮酒者勿許淸顯士庶以下勿齒人類造釀之類切勿徵贖依法嚴懲街上使酒場市相鬪之類初犯者嚴刑一次再犯者加刑一次京外淸酒外造紅白露者施以終身投諸海濱之律以此分付中外此非强矯其治有法此後凡諸禁令一付法司

續純祖九年命酒禁自班戶嚴禁從左議政金載瓚言也

續十四年命禁京外造酒

續二十五年夏因旱災甚酷禁釀酒明年五月始解禁

續三十二年閏九月秋曹以酒禁時照律事目啓

大釀被捉者依大明律賣私茶條施以杖一百徒三年小釀則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而朝官移義禁府處之生進以下直爲推治買飮者依買私茶律杖一百　麯子皆令告官錄置而若潛藏不告或加造買賣者依大明律制書有違條杖一百五同以上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十同以上加二等杖七十徒一年半　毋論犯釀與買飮若有疊犯各於本罪加二等　士夫家有犯釀被捉而或諉於奴屬或諉於廊漢依律勘處而不能察飭之家長隨現勘罪若眞有知

而掩匿者與犯者同律　士夫家犯釀被捉後豪悍奴屬輩毆打禁隷奪收贓物者本犯外施以加等之律　禁隷輩夤緣作奸投酒投麯橫拏閭里隨現刑配　五家之內既定統首使之察飭統內若有犯禁而知而不告者統首施以不應爲之律

續憲宗四年　大王大妃命禁城外及江民等所釀三亥酒右議政李止淵啓近來都下米直雖非甚歉之歲每患翔踴此專由於糜穀之殆無限節而其最甚者即八江及城外各處三亥酒也其法秋冬釀寘春夏熬成一年所費不知爲幾萬石如此而米穀安得不貴乎荒年禁酒徒致擾民終無實效至於此酒則莫可潛秘故禁之不難而一番設禁之後無論豐凶永久勿弛則節穀裕食之道無

過於是矣嚴立科條期於痛禁而如有冒犯者施以治盜之律請以此著式從之

續哲宗六年申禁三亥酒從領議政金左根啓也

續今上十三年値歲大饑嚴行京外酒禁從大臣之言也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二百三十一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二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刑考 六

禁制 二

諸禁

補本朝 世祖七年 上謂世子曰德源君曙之第不新構而買之所以除弊也令戶曹請買六十餘間大屋此非予本意也昔 世宗朝大君諸君之家皆有定制今若買大屋則後世鍾愛庶子者必援此而增益之終至於百餘間故令戶曹改擇以啓汝生於宮中長於婦人之手豈知細民之事大抵教世子備嘗世法爲上身常勞苦爲中循途守轍

爲下 以下第宅禁

大司憲洪興與李陸隔墻居甚相善陸方新搆室植柱於礎井井有度興方赴衙於道上呼謂其家人曰歸語乃公國有常刑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衙罷視之則盡毀而斬之不敢違尺寸判尹田霖行過王子檜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役者曰間閣多少尺數高下自有其法爾如憚死愼勿踰也旣暮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撤之長者斷之不敢犯法也霖曰初雖違制今已遵令姑俟後日方可通治前罪

補 中宗八年 上御經筵司諫申鏛進曰欲禁奢侈宜自大臣表率而令或第宅踰制甚不可也左議政宋軼頓首曰臣在廢朝時毀家反正後更建居第間架過制又施丹靑身犯禁條請伏其罪 上曰家宅過

制改作可矣豈以此易相哉
補明宗朝沈連源以首相領經筵趙士秀以知經筵同入侍因論第舍過制士秀直斥連源妾家翼廊過大連源縮頸背汗沾衣此後連源深鎖妾家翼廊只對客於小斜廊
補梁子澂曰金麟厚於事之未安於心者雖小不敢處嘗意屋之衝椽爲僭禮而營立廳事之時病不能監視矣工師已爲衝椽之制塗墍茨既畢勢不可改麟厚常懷欿然將命工撤之後以衝椽爲僭之源攷諸經傳而無據得不撤
補鄭載崙曰有一公子造山亭用圓柱聞金尚憲爲都憲卽刪而方之盖殿閣用圓柱私家不敢爲故也

肅宗六年命公主第宅依　先朝定式間數擧行戶曹判書閔維重啓曰明安公主家舍基址可合處發遣郞廳打量則統合諸家爲一千八百二十六間曾在　先朝公主第宅基址皆以一千二百間爲定今此打量比前例所加者多至六百二十六間宜有裁減之道從之

二十八年命禁家舍營建侈濫之弊　敎曰諸宮家第宅之過侈予以爲不可曾見寅平尉家舍廣濶子孫亦難保守可不戒哉另飭禁斷

高勾麗新大王三年以牛畜疫斃農作愆期禁宰殺以下牛禁

高麗景宗元年禁屠牛勿論良賤鈒面刑決充入遠陸州

補本朝　世祖十年召持平盧好愼謂曰民非農無生農非牛無以耕牛之爲用甚大今士夫家凡宴賓必宰牛此風不可長爾憲府其糾察

隨聞隨劾

【補】宣祖朝 上見內人炙食牛肉 下敎曰非牛不能耕人而殺牛不仁甚矣目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不足以孳息況任其屠殺乎

【補】李珥平生不食牛肉曰非有國法食其力而啖其肉非仁也時朝家申明牛禁犯者至徙邊珥曰國禁如此尤不可犯自是雖於祭祀亦不用焉

【補】金誠一爲刑曹參議曰牛者農之本也既有禁律至於上供亦不以御而都城之內屠剪日繁誠非所以體上意而厚民生也並令痛禁之都下肅清

【補】李晬光曰屠牛爲國大禁故牛肉謂之禁肉我國之俗不畜羊

豕宰牛而食閭閻下賤至以此爲生業京中至外方一日牛死者不知其數　先王朝屢教申嚴法非不重而大利所在莫能禁止至於館學宰殺無忌尤可駭也

補肅宗元年全羅監司閔鎭遠嚴立牛禁使各邑民間有牛馬者錄其毛角形色造給紙牌於其主使於買賣時並傳其紙牌無牌而牽行者有罪其有指告者仍以其牛馬賞之自是盜牛馬者不得售於屠市往往棄山谷街巷而走行之一年大有其效牛畜日蕃而價日賤貧民下戶率皆有牛大臣聞而善之啓達筵中請頒行其法於諸道諸道皆不肯行及鎭遠去而湖南亦廢不行

續純祖十三年申禁京外私屠十五年申禁二十年申禁

續 哲宗七年飭八道四都及兩法司捕廳禁宰屠

續 今　上十一年飭牛禁

續 二十八年命貿易縣房外無論京外並撤屠時牛疾大熾因議政府啓請也

新羅智證王三年禁殉葬先是國葬殉以男女各五人故禁之以下雜禁

法興王十六年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禁殺生用浮屠法也

補 憲德王七年禁佛寺用金銀錦繡爲器服

百濟多婁王二年禁私作秤斗在市執用有增減者決罪

比流王五年負債人不告官司強牽財物過本者嚴加禁斷仍勅依元契還主

高麗太祖二年禁京外豪富刼占負債貧人仍爲奴婢者

補 成宗四年禁捨家爲寺

顯宗八年教曰禮云伐一樹不以時非孝也史云松栢百木之長近聞百姓斫伐松栢多不以時自今除公家所用外伐松者一切禁戢

補 復禁人捨家爲寺婦女爲尼

補 睿宗卽位禁士庶與內官交通干謁

元年詔曰朕聞民間賣買所用米穀及銀品甚惡故前代以來以嚴法禁之至今未見其懲戒者盖奸猾之類不畏法禁惟利是求乃以沙土和米銅鐵交銀以眩惑愚民甚非天地神明之意必繩以法

高宗十九年禁鞦韆鼓吹之戲棺槨金箔之飾

忠烈王元年禁白色服詳見禮考

忠穆王元年禁端午日擲石戲且禁僧人入寺街

補恭愍王二十三年禁人效胡剃額

本朝 太祖元年禁婦女上寺遂爲永制

二年禁一切淫祀詳見禮考

補定宗二年禁賤隷之城內騎馬

太宗二年命禁諸寺剎土田臧獲之濫者

八年 教曰世教衰微婦德不貞士族婦女不顧禮義或爲父母奪情或自媒從人非徒自玷其身實是有累名教自今禁再嫁其子孫勿厠

仕版詳見禮考

十年禁私奴之投屬者　教曰聞人家臧獲之見失者欲言而不敢法司明查其冒屬之類悉加禁斷

十一年命禁祈恩祝壽　教曰神不享非禮悉宜罷之

十六年立奴婢大限法禁受賂許贖

世宗二年禮曹判書許稠啓曰天下國家人倫所在莫不各有君臣上下之分不可少有淩犯近來以下伺上得一小釁則羅織告訴者非一釋此不禁其流之弊至於君不得畜臣父不得畜子防禁之法不可不嚴昔唐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奴告之也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臧獲告主者亦依此法朱文公言於孝宗曰願陛下深詔司正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

親疎之分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凌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不直罪加凡人之坐高麗之時緣此義有凌犯守令者必逐之至瀦其宅而後已此後如有府史胥徒告其官吏品官吏民告其守令與監司者雖實其不關宗社安危非法殺人者則其置而勿論從之

文宗元年　教曰佛氏之法外於倫理惟我　莊憲王學問高明予爲儲副每受教戒凡於神鬼之事斷然無惑近來里民冒犯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額日蹙若不申禁弊將難救冒禁者徙邊第徙邊之法遽爾行之騷撓必多且萬計之衆一朝盡驅赴諸邊遠非惟情所不忍恐致怨咨以傷和氣姑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不加刑罰或納丁錢因給度牒以今年爲限其有過限不首及今後犯禁者痛行禁斷又恐僻居

僧徒或未周知過限不首以及乎罪其令遍諭罔或不知夫道之不行良由官吏奉行不勤自今不卽禁斷官吏當科罪不饒

補禁暑月以椒皮末投水捕魚

成宗元年禁喪事供佛嚴度僧之法新羅高麗專崇佛教我　太祖雖革寺社奴婢其風猶存公卿儒士家例於殯堂會僧設經名曰法席又於山寺設七日齋富者侈濫貧者效之名曰食齋又於忌日邀僧先饋然後引魂設祭名曰僧齋　上知其弊嚴禁之又令州縣推刷無牒者長髮還俗中外寺刹多空

補命禁大小人員葬地踰制廢民田毁人居者

二年　教曰　祖宗朝巫覡不得居城中近來禁令漸弛或有雜居者

其亟黜諸城外且男女群聚鳴錚擊鼓稱爲念佛所爲極荒誕一切禁之

十二年　教曰苑囿之設非以病民也常於農隙親講武事舉蒐獮之禮耳今有司禁民樵採禽獸益繁有乖爲民除害之義古不云乎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自今苑囿所在悉令弛禁與民共之

補仁祖元年中禁僧尼入城及市井騎馬

補金尙憲爲大司憲時政府掌藥官朴時亮嘗於朝會値路泥加着大分套富譯張炫造家舍用附椽皆國制所禁尙憲囚兩人將治之時亮妻子乞命相臣吳允謙允謙曰雖吾子犯法金公必不容貸心甚憐之何敢爲圖囑計兩人終受刑訊

補顯宗元年禁良民之削髮爲僧尼者令所在官一一還俗違者科罪

二年禁僧尼亂教撤去慈壽仁壽兩院禁民結之暗錄於宮家免稅者

七年命減各司奴婢身貢先是國典奴婢身貢外又有楮貨其後楮貨廢而計價徵布於是特命減除著爲令式嚴法禁之

九年申嚴生松斫伐之禁　教曰松禁非不嚴明而近來浪藉斫伐私奴之犯禁者家長勿論內寺外居捕送者置而勿問掩置者各別論罪至於宜松山抄封長養者專爲戰船之用守令或自擅用帥臣任意許斫則論以私賣軍器之律

補十一年備邊司槁前定奪後頒行禁制事目○奔競者都目大政定日後吏兵曹堂上家及都目大政過後署經前兩司官員家非同

姓六寸異姓四寸婚姻家出入者○宗親妻女堂上官母妻女婦有蔭新婦外用屋轎者○朝官士人白色表衣者辛亥正月爲始有服者及庶人勿禁○獻壽婚姻祭享外用油蜜果者○新婦謁舅姑酒一杯肴饌五品外加數者士庶人僧人都城內騎馬者兩醫司觀象監司譯院計士寫字官畫員律官錄事雜科出身及各衙門知彀敎鍊旗牌官有官銜者勿禁禁軍亦勿禁而城內馳聘者捉付刑曹治罪○新屬人侵虐者○僧人非公事而留連城內者○法司下人與商賈人等朋結宴飲者捕犯禁人聽囑還放者○牛馬宰殺者○以上取大典及續錄抄出卽今應行條件○發引時用小方床者庶人墳墓用石人望柱石者表石過三尺者○堂上官章服外用有紋緞者○堂上官障衣用有紋緞者○以上取受教中抄出酌定○士族婦女着繡衣裳者

並家長論罪○庶人着絲笠者赤狐皮兒羊皮黃獷皮等者着道袍毛衣者紵布衣七升以上布衣紬衣紫的帶黑染狐皮唐僧甫耳掩帽段雲頭靴子騎馬勿禁之類及掖庭下人不在此限○武士着道袍者○士大夫妾及孽屬醫譯雜職等妻女乘轎者着貂皮女帽者○商女人着羅兀帽段簇頭里者用金珠玉指環者着紗羅綾段者妓生醫女勿禁○儒生雜職及庶人男女佩銀粧刀者○朝官通訓以下用銀入絲周皮鐙子者戰馬勿禁○庶人之喪用香亭子前導哭婢油蜜果者常漢蹄屐○會飮三人以上者具肴饌會飮者只治主辦者○神祀京城內外大小淫祀城外則限十里○庶人用高足盤者○常漢娶妻時着紗帽冠帶者○以上本府近年行用條件抄出仍

存○閭閻家舍驅出本主者論以侵占他人屋之律漢城府及當部

官員掩置不報者論以制書有違之律○以此條件定式出禁定式

之外勿以一時臺官意見列出雜禁而未盡條件及隨時可禁之事

則本府官獻議廟堂啓下後擧行

補鄭載嵩曰我國禮法甚嚴士人之妻不敢乘有屋轎中古猶存

此風丙子亂後雖宰相家婦人往往乘馬相臣李廷龜生時孫婦

之來覲者或騎驢監司洪命一之女進士趙相鼎之妻往來舅家

時乘馬或驢以羅兀蔽面其羅兀尙在其孫景命家云

肅宗元年　教曰奴婢既已竭力圖贖其子女若又還屬公賤則實爲

可矜公私賤理無異同所當一體從良令廟堂議之備局請依受教及

己酉新定式回移各道奴婢所生已贖者奴之舊主如復濫侵依壓良法禁斷

定五家統法二十一條違者抵罪

十四年申定邊邑採蔘犯禁之律先是犯採者無定律命議大臣右議政金壽興以爲邊倅邊將以管下採蔘者用極律群聚犯採者誅其首唱脅從者宜用次律從之

補江界禁蔘節目 一人蔘爲用卽人之死生所關其爲緊用非他藥之比况是我國土產中第一寳貨則年年採取都輸異國實涉無謂此無他我國行貨本無其制京外又無摠括之處故利權歸下奸賫百出自今蔘貨出入地部專管江界貿蔘之事東萊被執一欵率

皆關由於地部○一蔘商下去時必受出地部黃帖而關西監營及
熙川雲山神光鎭等嶺底要路必考驗地部公文後始爲許入產蔘
地方邑鎭官點閱其公文有無始許買賣而雖一角蔘若有無公文
而私貿者則與受俱以潛商律勘斷斷不饒貸有公文貿蔘者其所
貿蔘某斤幾兩及人馬數爻一一開錄成册報備局○一黃帖一番
受出之後或留置囊篋每年仍用或傳給他商私相分利其習可惡
五朔內必回準於地部自某處回還日子各其官詳細書塡於公文
紙尾踏印考驗過限則計朔捧稅以防奸弊○一蔘商入去江界後
納帖于官自官一一照驗成册置簿其姓名分付于本府及各鎭民
人處無帖無名籍人使勿與之交易某鎭某防良中某民與某商交

賣人蔘幾錢幾兩幾斤各捧成册統合數計甲商所買幾斤乙商所
買幾斤照數成册上送于戶曹成册外潛買賣之民自本邑鎭摘發
重治其蔘一半則屬公一半給與告者蔘商等旣訖買賣並皆持蔘
上京納帖戶曹所貿人蔘斤數各各書納以爲與江界成册憑驗之
地蔘商以人蔘交易於京人十五兩以下勿論一斤以上並令買賣
者成標着名納曹以爲日後憑考之地蔘商不爲持蔘上京納本曹
者各別譏捕直以潛商律論斷○一江界府採蔘之規中軍座首爲
左右督中軍則檢將校座首則檢鄕大夫以下苗丹黃三把時所採
之數足以一一知數令此黃帖及蔘商姓名買賣數爻成册並令座
首中軍聽官令照檢以責其窺察摘發成册一件留本州以爲去來

憑驗之地則餘數之潛相買賣者自可現發依法處斷○一蔘貨出入之地部專管不但版曹事例當然一則使貨權在上一則使蔘路統一要爲國中廣濟之地如是變通使蔘商湊集京中之後或有奸商騎驗潛持蔘苞不由京中直就外路往來或京人貿蔘符同蔘商潛送倭館者自京城至于萊府大小中路及沿邊地方並許人發告于官奪其蔘貨一半屬公一半給與告者一斤以上告者依捕賊例論賞被告者係是未及潛商之前置以勿罪以廣發告之路江界府潛買發告者一體施行與倭人潛賣後發覺者論以當律屬公蔘一併上送戶曹東萊府則聽其一半中又爲半作官用半送該曹○一附蔘造蔘之類曾有正式行會者而民不畏法稍稍復踵前習此則

隨其現發一依造銀錢之律處斷事申明知委

(補)三法司禁制節目○刑曹○亂廛○高重○大小斗以上平市署執捉移送則處決牛馬屠殺者○神祀京城五里內紙鞋○漢城府○牛馬屠殺者○神祀京城五里內不佩號牌者○城內庶人騎馬者城外勿問若內醫司觀象監司譯院寫字官畫員律官錄事計士雜科出身及各軍門將士有官啣者禁軍軍官勿禁○司憲府○奔競都目大政定日後吏兵曹堂上家大政後署經前兩司官員家非同姓六寸異姓四寸婚家出入者宗親妻女堂上官妻女婦有蔭新婦外用有屋轎者○獻壽婚姻祭享外用油蜜果者○新婦享舅姑時酒一盆肴饌五器外加數者○新屬人侵虐者○士大夫發靷時用小方床者○庶人墳墓用石人望柱石表石過三尺者此則隨所聞移文所在官查問勿送禁吏○堂上官章服外障衣用

有紋緞者○士族婦女着繡衣裳者並家長論罪○士夫妾及䔍屬醫譯雜職等人妻女乘轎者着貂皮女帽者○常漢女着紗羅綾段者醫女妓生勿禁○庶人喪用香亭子前導哭婢油蜜果者○閭閻家舍驅出本主移入者以上當以所聞糾察論劾中飭禁斷出牌安徐○牛馬屠殺者○城內庶人騎馬者禁制同漢城府○神祀京城五里內○城內騎馬馳騁者雖應騎馬者亦禁○城內僧人非公事留連者○庶人僭着絲笠兒羊皮黃獷皮赤狐皮等毛衣白苧衣八升以上布衣紬衣紫的帶黑染狐皮唐儋甫耳掩毛段雲頭靴子者騎馬勿禁之類掖庭下人及年老人此等衣服並勿禁○着他人退件垢弊者亦勿禁同年又以黑染苧布勿禁事定奪○朝官通訓以下銀入絲鐙子者戰馬勿禁○常漢娶妻時着紗帽者○會飮三人以上具肴饌者只治辦主以上出牌○三司出牌既有定規如有違

越規制他司所禁出牌或過數出牌者憲府摘發舉劾戊辰五月初五日啓下

二十年 教曰戊辰受教定以職田勢所難行諸宮家格外折受並禁之還賜河陽民田之折受者是時副司直金世翊試士嶺南而歸陳河陽民田之宮家折受者故有還給之命

補二十五年命以牛馬屠殺四山別松京城五里內神祀號牌不佩城內庶人騎馬生鮮亂廛六條造爲禁牌刻其禁目給付禁吏被捉者各以所禁輕重決罪從判尹李彥綱之言也

補二十八年持平李東彥筵啓中庶輩曾經東西班正職者外其餘一並嚴禁其石人望柱表石等物似合事宜至於鍮器則雖極僭濫自是完固之物亦宜參酌其定制食器羹器外其餘雜色器皿則一併嚴禁且花磁器則既非完堅之具而侈俗日盛徒爲觀美費財貿用此尤可

駭此則勿論士夫下賤一切嚴禁之意敢達從之

補 三十年左議政李畬筵啓京各司上納之際胥吏輩阻搪受賂之弊日甚比之數十年前不啻倍蓰矣雖若徵索於色吏頭目等上京者其實皆出於民朝家自前非不申禁而其弊漸滋罔有紀極我國以胥吏亡者誠近之矣舊制則諸曹郞僚及百司執事官皆親執簿書不委下吏而今則百隷怠官惟下吏是任故其弊如此從今如有下吏如前受賂者各其所司之官隨現報法曹從其輕重計贓論罪如或不爲檢察因事發覺者並罪其官色吏頭目之類如有多用賂物責徵於民間者令各其邑守令報于監司啓聞以爲現發論罪之地似宜矣領議政申琓曰非但京各司爲然外方營門州縣亦皆如是請通京外申飭從之

補 三十四年掌令李翊漢啓曰大小臣僚之赴衙出入必着上服自是法例而近來朝綱解弛人皆自便上自宰臣下至庶官凡公會往來之際多有不着上服時或以便服承牌詣闕之後始換章服事之未安莫此爲甚請自今另加申飭從之

補 三十五年因筵臣李眞儉陳達生祠之弊 上曰生祠堂之弊儒臣曾有所達判敦寧趙相愚亦以此陳達累次申飭矣末世守令之可合生祠堂者豈多有之而諂諛成習或因一時要譽有此立祠若果有特異之政則固爲可尙近來立祠則不足爲貴而貽弊無窮生存人生祠依所達毀撤事各別分付可也

續大典通編 鄉民之磨崖築臺刻石等媚悅土主者首唱人刑配守

令重勘

補 三十八年申嚴外方關節之禁

補 四十年因持平金在魯疏論關節之弊左議政金昌集箋啓曰搢紳之間勿論輕重鮮有不犯者近來則久無申飭之事故此弊漸多其中宰臣名流至有乞䭾於邊帥及武宰云云此則似非泛論而果然則誠可駭愕矣關節之弊不但外方爲然京中亦多請囑之風習以至外方乞䭾極爲寒心此則在下者之罪也今若稍輕其法而更無冒犯者則好矣而雖輕其法終無實效徒歸於變更舊法而已則恐不如仍存其法別樣申飭之爲愈從今以後如有犯禁者使臺諫隨聞論劾則可矣而臺臣之意則似以論人一罪爲重難有此云云矣 上曰關節之弊痛

禁爲可曾有受敎已久改之重難矣如有犯禁者臺臣隨聞論劾則庶有懲戢之效以此申飭可也禮曹判書閔鎭厚曰關節以一罪論斷自是舊法固難輕改而其中所犯亦有輕重而若徒以事涉關節而一並置之一罪則亦甚難處故臺諫雖有所聞不忍發論令此臺臣之疏盖由於此矣舊法則勿改而事發之後酌其輕用當用一罪者斷以一罪情犯稍輕者亦宜差減如是定式則恐好矣　上曰禮判所達是矣受敎今不可改觀其所犯之輕重而處之似好矣金昌集曰受敎則勿論輕重盖欲施之以一切之法矣今若叅酌輕重而處之則好矣而輕重何以區別耶兵曹判書朴權曰臺臣聞而論劾朝家覈得實狀重則以一罪斷之輕則以贓罪論之贓亦有滿贓未滿贓當隨其罪之輕重而

處之矣　上曰受教勿改仍行臺臣隨聞論劾現發然後重則以受教論斷輕則叅酌處之可也

補四十一年禁京外情債　教曰京外情債爲生民之積弊掖庭下人及各司吏胥輩嚴加禁斷頒布八路

英祖元年嚴禁士夫之奪入閭家者隨現論罪　教曰無家者相貰勢所不免士夫與士夫相貰常漢與常漢相貰則此亦何妨但士夫奪入常漢家而以貰入爲言人心之不淑誠爲可駭其中亦有初不給價而入處及其現露乃稱貰入至有僞成貰文圖免奪入之罪事甚無據此後如有犯者依　先朝受教一一嚴繩事分付京兆五部

補二年兪拓基筵啓世道日下私意日深京外關節之弊愈往愈甚莫

可救止此事曾亦入於臺臣疏陳之中 肅廟中飭不啻嚴截故其時關節之風稍除一分矣今則漸至解弛如前紛紜不可不禁昔 仁廟末亦嚴此禁有犯不赦飭令京外首實有無故判書金佐明爲修撰時偶以折簡于畿邑本邑倅封上其簡於營門其時臣祖父故大司憲臣檄爲京畿監司狀聞于朝佐明坐是謫安邊 祖宗法制紀綱其嚴如此大抵人情豈肯有好請囑者而情顏所拘自不得不爾若自朝家申明禁令則除非誠好此者外其誰肯犯禁而爲之也最是京外獄訟間關節不可不一切痛禁矣 上曰其言誠然一體嚴禁可也

補三年趙泰億時左議政方感寒苦劇而家在城外時任大臣例不敢出城而所寓齟齬不便調病欲借舊時幕下人空舍之在於闕外者而以間

家奪入有禁故李光佐（時領議政）因入侍時筵達 教曰洪領府事以時任
借入閭家其後有所陳疏已入之家不可復命還出故置之矣然爲大
臣調病黽勉强許則已非誠實之道亦豈禮待之意哉左揆之不欲借
入其意美矣且朝令至嚴雖位在三事之臣一切不許云則其在守法
之道顧不反重歟上下闕公廨中其便好可以調病處使之移入好矣

補 教曰嗣服初禁閭家奪入者使生民安堵之意也死者亦非民乎近
觀上言以山訟者十之八九依閭家奪入借入貰入之目勒葬誘葬偷
葬之類另加痛禁考律嚴勘而守令亦當拿問都事嚴審時隨現啓聞
掘移科罪以示予視民生死無間之意

七年 教曰士夫之道勿論事之巨細不敢欺君而都下則有勢士夫

奪入閭家莫大之弊故嗣服初首先嚴禁而令久易懈別遣中官抽栍摘奸中部有貰入者白文買賣之類曾已痛禁況貰入乎噫京外生民乃予赤子而外方侵虐不悛京中奪入無忌而部官隱而不報兆郎護而無啓其誰欺乎深居九重其所見欺若此之甚他何信焉犯者遠配部官京兆郎並削職非大赦勿擧歲抄當部下人稱以貰入符同可知其令秋曹並嚴刑懲後

二十五年　教曰用棍衙門非軍務非攔入勿爲用棍守令之用圓杖私門之用刑者亦爲嚴禁已載續大典噫因一時食色之慾凡於使行濫刑者多此後關係倫常風教者外雖重辜法外濫刑者隨現嚴繩令備局申飭諸道

二十九年釐正貢市之弊　教曰噫臨御幾十載一惠不及民心常恧焉若不爲我民施一政非徒負民寔負　列朝思之及此不覺嗚咽貢物衙門官員大小動駕時徵索貢人者差祭時責徵員役私自圖免者市廛物貨無價先上者痛加禁斷隨現重繩差定堂上一員常令糾檢

三十七年　教曰幾年臨御民不被惠夙宵奚弛于今歲首爲民欲除一弊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老老長長絜矩之道也凡諸推治之時以子代父以弟代兄其猶可也至於以父代子以兄代弟而甚至及於其母非徒有違倫紀亦有關於風教其或推治當身可也必也稱以正妻其弊百端於雜職之類況稱次知侵漁之際無異正妻此後以父代子以兄代弟正妻推治次知之名一切嚴禁其或犯者勿論大小官施以

制書之律其隷屬令秋曹隨現杖流

四十六年申禁夜之法　敎曰近者夜禁解弛故欲爲申飭今聞持勿禁帖恣行云此後帖與牌相準若相左雖上司下人自其廳直爲决棍

又　敎曰令承宣讀大典初更後五更前設禁此一條書付三軍門左右捕廳巡廳此後初更五更犯夜勿禁 因將臣所奏初更五更執捉治罪命依續大典例擧行

續正祖丙申命各廛外亂廛私賣者雖大臣衙門所屬自法司直行科治勿用進來之規從貢市啓請也

續元年左議政鄭存謙啓　先朝巫女之禁法意至嚴而漸至解弛前之逐出還居城闉至於今番妖巫之變而方自京兆復申前禁此後則令部官每朔摘奸報于京兆而若或有隱漏者該部官京兆堂上從重

勘處女巫男覡一也請一體嚴禁從之

續二年禁緇徒毋得入都城

續校理沈念祖啓平安兵使李柱國赴任巡歷皆乘獨轎武臣乘轎古所未聞而巡邊之節度容易犯法視若常事則顧何以懲其他哉李柱國宜施譴罷之典以杜後弊從之

續有武藝別監林福麟者着白衣犯夜禁爲巡邏捕校所捉事聞命付訓局棍治仍令政院飭巡邏衙門申明夜禁

續命法司禁各殿宮宮女宴樂之習

續三年校理金憙等筵奏京城士夫家間有買取貢物及邸人受出需價潛自牟利者請各別禁飭更有犯者雖宰相斷不容貸直施贓汚之

律從之

續傳曰論以君讎國賊巫女二字卽心寒骨驚處也其在王法雖殪殄滅之無所不可而苟以王者莅物之義觀之彼亦民也當初處分只使不得接跡於城闉亦不得恣意濫祀者足可爲不與同中國之意同也身爲巫女者其所以處之亦是寬大則況爲其支屬遠族乎近聞各司搜括太甚至以不干之類混歸除汰者其數夥然云此非所以體予意也凡係巫女子及夫外並勿問巫女亦已身故者其子與夫亦勿問各司亦有濫汰者則並令仍之俾無一夫不獲恩法兩行之事發牌各衙門郞廳其令聽傳教

續飭三司吏屬牌子債防口債侵漁等事

正言柳孟養啓刑曹漢城府吏隷之變其舊規自官給料者專出於禁斷誅求爲都民除害之意而近日三司吏屬不遵朝令所謂牌子債防口債各樣等事百般討索請一切禁斷從之

續命禁士大夫擅奪閭家之弊

教曰從古法禁稍久則必至解弛况近日紀綱頹圮之時乎惟此士大夫之閭家奪入借人貰人白文賣買斜文賣買之禁卽 先大王在宥時嘗痛防之政令也年前予亦敢述聖教有查覈之命而所罹者甚多令京兆限以明年二月晦摘奸別單日次五條犯禁一一錄啓以爲勘處之地

續四年行 王世子嘉禮 上以求索各廛爲弊已久命緞綾所用皆

以緜紬代用勿求索於廛人

續五年申飭各道松禁從備堂筵啓也

續六年命萊府飭潛貿潛商之弊

續七年領議政鄭存謙所啓禁火之政本是先事之慮國初公廨坊里各戶救火等事禁火司掌之其後罷禁火司屬漢城府夜則使巡廳主管載於文獻備考矣近來毋論大路與小巷附接之草家漸至增加從今以後俾有限節京兆之責而冬節風緊之時禁火一節宜有別般申飭令則禁火之責專在於京兆五部且警夜之卒兼察禁火自是法例此後則各別嚴飭俾無疎虞之弊何如　上曰所奏甚好若自各部禁戢無益而有害必貽撓民之端但令先爲曉諭毋至如前濫雜之弊可

也

續持平申耆啓國之所以維持一世綱紀四方者名分是已挽近以來名分墜地街巷之人斥呼宰相市井之徒互稱兩班騣帽朝士之巾而時仕吏隷着之無難道袍儒生之衣而坐市商儈服之如常常賤之詬叱士夫自爲能事奴婢之背叛上典看作例習至於外方則凡此數事之外又有可駭者鄕品賤孽皆欲抗禮於士族六軍子姪初不趍拜於階庭兩班見辱於常漢者如或呈官則爲官長者徒知其抑强扶弱反爲詬責兩班而遣之名分之不嚴未必不由於此請令廟堂申飭京外執法之官先爲曉諭坊曲繼又痛加禁止以爲正名分之一

續十四年中禁守令乘有屋轎者

續十五年禁各宮房圖署侵漁外邑之弊

續十九年申禁寧邊定平採金之弊

續二十三年禁內司放債之弊燒其券

續純祖十四年禁戎器私造私賣之弊

續二十五年申禁武臣乘轎從掌令安光直䟽也

續三十年　王世子文祖翼皇帝代聽時申禁士夫之着周衣及乘草轎者令曰服之不衷君子所譏近聞士大夫廷紳之家多着廣袖周衣有乘草轎者云是何樣制度周衣似是緇徒之服草轎無乃賤者所乘乎此非法服與常乘各別申禁

續王世子代聽時飭屋轎白衣北髻之禁

右議政鄭晚錫言輿服之各有常制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而近來俗習頹敗制度紊亂堂下文蔭之乘屋轎士庶之着白衣先朝飭禁果何如而今乃蕩然無禁至於武倅之效尤乘轎閭巷賤女之北馨所見尤爲駭悖若此類或係踰制或係敗俗請一體嚴禁從之

續三十四年命禁掖屬之祈禱逐出巫覡於部外

續憲宗二年　大王大妃嚴飭徽族之弊

續三年　大王大妃飭武臣乘轎之弊

續六年　大王大妃飭沿海松禁

續五月備局以乘轎禁令節目啓　有屋轎一切禁斷　無論朝士儒生與婦女勿許乘轎　凡外任人勿許乘轎而雖至裨將册客之類一

切禁斷　內侍及掖庭所屬各宮所任各司官生員役各營將校各邑導掌邸人及京中之醫女針線婢外邑之鄉將吏胥妓生等並勿許乘轎　無屋乘轎則雖閭巷之人除婦女及癃疾急病被打者外並爲禁斷　凡犯禁者杖一百徒三年　若有冒犯而不爲科治者當該官長施以制書有違之律　沿路店幕匿不以聞容接止宿則該店主人自各其官嚴刑懲勵

續哲宗五年申禁中外步轎

續九年禁金銀銅私採之弊

續今上三年胎室犯葬者依盜　陵園樹木律杖一百徒三年

續十一年禁將臣乘輿

續十四年飭四山松禁

續十六年禁未經三銓之通政乘籃輿

續二十年命四山與外道封山禁松

領議政洪淳穆奏四山養松爲其控護京城蒼翠鬱茂佳氣之所發生也挽近法禁蕩弛斧斤日尋徒作居民炊薪之資令各營將臣隨其字內嚴加禁斷而以都下近法之地猶爲如是況外道封山乎或憑京闕或藉宮令從意犯斫雖當造船取材無其所存甚可寒心也請申明四典令各道道臣痛禁侵伐之弊俾遂其長養克壯藩蔽從之

續九月統理軍國事務衙門啓鼓鑄銅鉛隨其所需自官計給毋敢私

貿以用本有莫越之式而挽近邊首工匠輩罔念法意私貿銅鉛此不可不痛禁請從今除非官下外銅鉛之擅貿者施以私鑄之律從之

續三十一年六月禁男女早婚及販買人口

續七月軍國機務處啓方伯守令及卿宰鄉豪寘標立案勒奪私山爲殘民切骨之寃請亟令詳核掘標另立禁條從之

續八月命國內土地山林礦山非本國入籍人不許占有及賣買

續十二月命五部字内禁松使警務廳專管

續三十二年弛僧徒入城之禁從內閣奏請也

續光武三年嚴禁彩會局 俗所謂萬人稧

三六　文獻　刑